

玄品錄卷之一

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

周

道德品

尹喜，周大夫也。善內學，常服精華，隱德修行，時人莫之知。老子西遊，喜先見其，知有真人當過，物色而遮之，果得老子。老子亦知其奇，為著道德上下篇授之。後與老子俱之流沙，服巨勝實，莫知其終。喜亦著書九篇，號曰關尹子。劉向稱其渾質崖戾，汪洋大肆，然有式則，使人泠泠輕輕，不使人狂。莊子亦載其語曰：「在己無居，形物自著，其動若水，其靜若鏡，其應若響，芴乎若亡，寂乎若清，同焉者和，得焉者〔失〕（先），¹未嘗先人而嘗隨人」。稱為古之博大真人。本號文始先生。

尹軌字公度，太原人，文始先生從弟也。博學五經，尤明天文

¹「失」據莊子天下篇改。

圖緯，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。常服黃精餌。初文始遇老子函谷關，以周康王、昭王時，於終南作草樓以居。至穆王修其草樓，改為樓觀，以待有道之事。公度遂與隱士杜冲修習其處，得道為太和真人。

杜冲字玄逸，鎬京人。以周昭王丁巳年聞文始登真，乃於靈宅玄學道，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至者有五人焉，並沉默虛遠，方雅高素，道術相忘，共弘不伐之則也。穆王所以為修觀立祠，置為道士焉。年一百二十餘，得道昇舉。號太極真人。

辛 一名計然，葵丘濮上人也。師事老子，博學無所不通。楚平王問曰：「聞子得道於老子，可得聞乎？」對曰：「道德匡邪以為正，振亂以為治；醇德復生，天下安寧，要在一人。故積德成王，積怨成亡，堯舜以是昌，桀紂以是殃」。王曰：「敬聞命矣」。後南遊吳越，范蠡師之。越欲伐吳，蠡諫曰：「臣聞之師曰：兵凶器，戰逆德，爭者，事之末也。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，試身於所未，不可」。句踐不聽，敗於夫椒。後位以上大夫，弗就。隱吳興餘不之禺山。著書一十二卷，自號文子。其辭旨皆本之老子，柳子厚嘗為刊削，頗發其意，有曰：「神者智之淵；神清則智明。智者心之府；智公則心平」。又曰：「上學以神聽之，中學以心聽之，下學以耳聽之」。又曰：「貴則觀其所舉，富則觀其所欲，貧則觀其所受」。又曰：「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」。亦文子之一也。天寶中號文子通玄真人，書曰通玄真經。

陸通，楚狂接輿也。好養生，採食 盧木實及蕪菁子。遊諸名山，歷數百年，人猶見之。孔子將之楚，接輿歌而過孔子曰：「鳳兮鳳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已而！今之從政者殆而！」孔子下，欲與之言；趨而避之，不得與之言。

庚桑楚，陳人，為老子之役，偏得老子之道。居畏壘之山，其臣之畫然知者，去之；其妾之梨然仁者，遠之。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為使。居三年，畏壘大壤。後遊吳，隱毗陵孟峰，古洞靈觀其處

也。著書九篇號庚桑子，一名亢倉子。其書亡，至唐開元王褒獻其書。因封洞靈真人，書曰洞靈真經。

南榮 見老子，老子曰：「何與人偕來之眾也」？ 懼然顧其後，老子曰：「子不知吾所謂呼」？ 俛而 ，仰而嘆曰：「今者，吾忘吾答，因失吾問」。老子曰：「何謂也」？曰：「不知乎，人謂我朱愚；知乎，反愁我軀。不仁則害人，仁則反愁我身。不義則傷彼，義則反愁我已。我安逃此而可」？老子曰：「能抱一乎？能勿失乎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？能 然乎？能侗然乎能兒子乎？兒子動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，而心若死灰。若是者，福亦不至，禍亦不來；福禍無有，惡有人災」？初， 師庚桑子，子曰：「吾才小，不足以化子，子胡不南見老子」？故見老子，曰：「願因楚而問之」。

尹文學老子之道，作華山之冠以自表。其為道不累於俗，不飾於物，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，人我之養畢足而止。見侮不辱，救民之鬥；禁攻寢兵，救世之戰。以此周行天下，上說下教，不忘天下者也。書二篇，曰尹文子。

士成綺，周隱君子也。百舍重 而見老子，曰：「吾聞夫子聖人也，吾固不辭遠道而來，敢問修身」？老子曰：「夫道，於大不終，於小不遺。廣乎其無不容也，淵乎其不可測也。夫至人極物之真，能守其本。故外天地，遺萬物，而神未嘗困也」。士成綺有得焉。

崔瞿，周之賢大夫也。問於老子曰：「不治天下，安臧人心」？老子曰：「汝慎無撓人心，人心排下而進士，上下囚殺。其熱焦火，其寒凝冰，其疾 仰之間，而再撫四海之外，其居也淵而靜，其動也縣而天，僨驕而不可繫者，其唯人心乎！昔者黃帝，始以仁義撓人心，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。於是乎喜怒相疑，愚知相欺，善不相非，誕信相譏，而天下衰矣。大德不同，而性命爛漫矣。天下好知，而百姓求竭矣。於是乎 鋸制焉，繩墨殺焉，椎鑿

決焉。天下脊脊大亂，罪在攫人心」。蓋老子憤德下衰，因崔瞿之問而驚世云。

柏矩，周之卿士，學於老子。遊齊，見辜人焉，解朝服而幕之，號天而哭之，曰：「子乎子乎！天下有大菑，子獨先離之。曰：莫為盜，莫為殺人。榮辱立，然後睹所病；貨財聚，然後睹所爭。窮困人之身，使無休時，欲無至此，得乎？古之君天下者，以得為在民，以失為在己；以正為在民，以枉為在己。故一物有失其形者，退而自責。今則不然，匿為物而愚不識，大為難而罪不敢，重為任而罰不勝，遠其途而誅不至。民知力竭，則以偽繼之，日出多偽，士民安取不偽？夫力不足則偽，知不足則欺，財不足則盜；盜竊之行，於誰責而可乎？」柏矩之言，得於老子為多。

列禦寇，鄭人，與鄭公同時。其學以黃帝老子為宗。居鄭圃四十年，人無識者。初事壺丘子，後師老氏而友伯昏無人。進二子之道九年，而後能御風而行。弟子嚴恢問曰：「所有問道者為富乎？」列子曰：「桀紂唯輕道而重利，是以亡」。列子窮，容貌有飢色。客有言之鄭子陽者，曰：「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國而窮，君無乃為不好士乎？」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，列子出見使者，再拜而辭。使者去，列子入，其妻望之而拊心，曰：「妾聞為有道者妻子，皆得逸樂，今有飢色，君過而餽先生食，先生不受，豈不命也哉？」列子笑謂之曰：「君非自知我也，以人之言而遺我粟；至其罪我也，且又以人之言。此吾所以不受也」。其卒，民果作難而殺子陽。著書舊二十篇，劉向去重複，存者八篇，號曰道家。道家者，秉要執本，清虛無為，及其治身，務崇不競，合於六經云。唐開元號其書曰虛至德真經。宋宣和加列子號虛觀妙真君。

莊周字子休，梁惠王時為蒙漆園吏。學無所不闢，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楚威王聞其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為相，周笑謂使者曰：「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

重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，以入太廟。當是之時，欲為孤豚，其可得乎？子亟去，毋污我。終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」。其書以莊子名，其自敘曰：「寂漠無形，變化無常，死與生與，天地並與，神明往與。茫乎何之？忽乎何適？萬物畢羅，莫足以歸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莊周聞其風而悅之。以繆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無端崖之辭，時縱恣而不儻，不以綺見之也。以天下沉濁，不可與莊語。以言為曼衍，以重言為真，以寓言為廣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；不遺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其書雖環瑋，而連無傷也；其辭雖參差，而詭可觀。彼其充實，不可以己。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。其於本也，弘大而闢，深閎而肆；其於宗也，可謂調適而上遂矣。雖然，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來不蛻。茫乎，昧乎，未之盡者」。按真誥：莊周師長桑公子，授其微言，謂之莊子。隱於抱犢山上，補太極闡編郎。世號其書曰南華真經。宋宣和加號微妙元通真君。

范蠡字少伯，徐人也。事周師太公望，好服〔桂〕飲水。²後師計然，為越大夫。嘗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，然後可以成功。既佐句踐破吳，乃嘆曰：「計然之策，十用其五而得意，既以施國，吾欲施之家」。乃乘扁舟浮五湖，變姓名，適齊為鴟夷子皮。更後百餘年，見於陶為朱君。財累億萬，號陶朱公，振散貧友昆弟。復之蘭陵賣藥，後人代代識見之云。

鬼谷子，周時隱者，居鬼谷，因以自號。無鄉黨、族姓、名字，所著書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，易老陰符所不能該者，而鬼谷盡得而泄之，其亦一代之雄乎！其言有曰：「世無常責，³〔事〕

²「桂」據列仙傳補。

³「責」宋刻高似孫子略同。明刻子彙本鬼谷子作「貴」。

（士）無常師」。⁴ 又曰：「人動我靜，人言我聽；知性則寡累，知命則不憂」。凡此之類，其為辭亦卓然矣。至若盛神養志諸篇，所謂中稽道德之祖，散入神明之者，不亦幾乎！郭璞遊仙詩云：「青谿千餘仞，中有一道士。借問此為誰？」⁵ 云是鬼谷子」。可謂慨想其人矣。徐廣曰：「潁川陽城有鬼谷。註其書者皇甫謐陶隱居尹知章」。⁶ 知章唐人。

冠子，楚人，當春秋戰國時隱居，衣弊履穿，以 為冠，莫測其名氏。著書言道家事，蓋其學出於黃老，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，未始一日忘，亦足窺其萬一。其書有曰：「小人事其君，務蔽其明，塞其聰，乘其威，以灼熱天下。天高而難追，有福不可請，有禍不可違」。其言若此，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。至曰：「鳳鳥陽之精，麒麟陰之精，萬民者德之精」。嗚呼！亦神矣。賈誼作鵬賦，多竊其語云。

秦

道品

郭四朝，燕國人。兄弟四人並得道，四朝是長兄，居華陽雷平山，於是處種五果；又此地可種柰，所謂福鄉之柰以除災厲。舍前有塘，乃四朝所造也。四朝嘗乘小船遊戲其中，每叩舷而歌曰：「清池帶靈岫，長林鬱青蔥。玄鳥翔幽野，〔悟〕（晤）言出從

⁴「事」據宋刻高似孫子略正。

⁵宋刻子略作「借問此何誰」。明刻子彙本「為」作「阿」。

⁶子略作「註其書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」。明刻子彙本「樂臺」作「樂壹」。

容。⁷ 鼓 乘神波，稽首希晨風。⁸ 未獲解脫期，逍遙〔丘〕（立）林中」（其一）。⁹ 「浪神九垓外，研道遂〔全〕（金）真。¹⁰ 戢此靈鳳羽，藏我華龍鱗。高舉方寸物，萬吹皆垢塵。顧哀朝生蠅，盡汝車輪」（其一）？「遊空落飛，靈步無形方。圓景煥明霞，九鳳唱朝陽。〔揮〕（暉）翮扇天津，¹¹ 奄靄慶雲翔。遂造太微宇，挹此金梨漿。逍遙玄垓表，不存亦不亡」（其三）。「駕舞神霄，披霞帶九日。高皇齊龍輪，遂造北華室。神虎洞瓊林，風雲合成一。¹² 開關幽冥戶，靈變玄滅跡」（其四）。得道後，上補九宮左仙公，領玉臺執蓋郎。宋宣和 書曰：「三 隱靈，固匪名言之測；萬神凝化，莫容擬議之求。凡褒序於上真，實恢張於至道。玉臺侍郎郭真人功參十極，位列九宮。含景玉璫，已飛行於太極；扶華晨蓋，爰總侍於處皇。方丕闡於元綱，宜郅隆於顯號。尚期 格，永祐昌圖。可特封太微葆光真人。」

姜叔茂，秦時封巴陵侯，隱於句曲山，種五果並五辛菜，貨之以市丹砂而用之；今山間猶有韭，即其遺種耶。得仙後，嘗作書與太極官僚云：「昔學道於鬼谷，得道於少室，養翮於華陽，待舉於逸域；時乘 車，宴吁句曲。¹³ 悟言永嘆，代謝之速，物存人亡，我勞如何」。

⁷ 「悟」據道藏雲笈七籤本洞仙傳郭四朝條正。

⁸ 「希」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引同。雲笈本洞仙傳作「乘」。

⁹ 「丘」據洞仙傳正。

¹⁰ 「全」據洞仙傳正。

¹¹ 「揮」據洞仙傳正。

¹² 「風雲」洞仙傳作「香風」。

¹³ 「吁」洞仙傳作「于」。

西漢

道權

張良，字子房，其先韓人也。秦滅韓，良以家財求客賜秦王，為韓報仇，以五世相韓故。良常學禮淮陽。東見滄海君。得力士，為鐵槌〔重〕百二十斤。¹⁴秦王東遊，至博浪沙中，良與客殛擊秦王，誤中副車。秦王怒，求賊急甚。良乃更姓名，亡匿下邳。良嘗從容〔步遊〕下邳圯上，¹⁵有一老父，衣褐，至良所，直墮其履圯下，顧謂良曰：「孺子，下取履」！良愕然，欲毆之。酒彊忍，下取履；因跪進。父以足受之，曰：「孺子可教矣。後五日平明，與我期此」。良因怪，跪曰：「諾」。五日平明，良往。父先在，怒曰：「後，何也」？五日，雞鳴往，父又先在，復怒曰：「後，何也」？後五日，夜半往。有頃，父亦來，喜曰：「當如是」。出一篇書，曰：「讀是則為王者師。後十年興。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，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」。遂去，不見。旦日視其書，乃太公兵法。良因異之，嘗習讀。居下邳，為任俠。以說沛公，沛公喜，常用其策，卒以取天下。及從高帝都關中，以性多疾，即導引不食穀，閉門不出歲餘。上欲廢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。呂后謀於良，因致商雒山四老人，從太子侍酒；罷酒，竟不易太子者，良策招四人之力也。良乃稱曰：「家世相韓，及韓滅，不愛萬金之資，為韓報仇。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，封萬戶，位列侯，此布衣之極，於良足矣。願棄人間事，從赤松子遊」。乃學道，欲輕舉。薨，諡文成侯。良始見邳上老父，後十三年載從高帝過濟北，果得穀城山下黃石，取而寶祠之，及良死，並葬黃石。每上塚伏臘，祠黃石。陳留

¹⁴「重」據史記留侯世家補。

¹⁵留侯世家有「步遊」二字，今據補。

縣天授觀為奉祠之所。宋政和封凌虛真人。

曹參，沛人也。秦時為獄掾，而蕭何為主吏，居縣為豪吏矣。高祖為沛公，參以涓從。孝惠元年，以參為齊丞相。參之相齊，齊七十城。天下初定，齊悼惠王富於春秋，參盡召長老諸（先）生，¹⁶問所以安集百姓，齊故諸儒以百數，言人人殊，參未知所定。聞膠西有蓋公，治黃老言，使人厚幣請之。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，推此類具言之。參於是避正堂，舍蓋公焉。其治要用黃老術，故相齊九年，齊國安集，大稱賢相。已而相國何薨，代之，舉事無所變更，一遵何之約束。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師。為相國三年，薨，諡曰「懿侯」。百姓歌曰：「蕭何為法，講若畫一；曹參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載其清靜，民以寧壹」。

道品

司馬季主，楚人也。卜於長安東市。宋忠為中大夫，賈誼為博士，同日俱出洗沐，相從論議，誦說先王聖人之道術，究人情，相視而嘆。賈誼曰：「吾聞古之聖人，不居朝廷，必在卜醫之中」。二人即同輿而之市，遊於卜肆中。天新雨，道少人，司馬季主閑坐，弟子三四人侍，方辨天地之道，日月之運，陰陽吉凶之本。二大夫再拜謁，季主視其狀貌，類有知者，即禮之，使弟子延之坐。坐定，季主復理前語。忠與誼瞿然而悟，正襟危坐，曰：

「吾望先生之狀，聽先生之辭，小子竊觀於世，未嘗見也。今何居之卑，何行之污乎？」季主捧腹大笑曰：「觀大夫類有道術者，何言之陋而辭之野也！今夫子所賢者何也？所高者誰也？今何以卑污長者？而君云云，無非尊爵祿而賤卜筮之語」。季主敷暢數百言，出入老莊，皆深明道德，以謂卜筮之有益於人也。忠誼忽而自失，

¹⁶史記曹相國世家無「先」字。

悵然噤口不能言。再拜而辭。出市門僅能上車，伏諡低頭，不能出氣。三日，宋見賈於殿門外，乃相引屏語自嘆曰：「道高益安，勢高益危。居赫赫之勢，失身且有日矣。夫卜而不審，不見奪精；¹⁷為人主計而不審，身無所處。此相去遠矣，猶天冠地履也。此老子所謂『無名者萬物之始』也。天地曠曠，物之漚漚，或安或危莫知居之。我與若，何足預彼哉！彼久而愈安，雖曾氏之義，未有以異也」。宋忠後以使匈奴，不至而還，抵罪。賈誼為梁懷王傅，王墮馬薨，誼不食，毒恨而死。此務華絕根者也。按真誥：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，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。臨去之際，託形枕席為代己之像。墓在蜀郡成都盤山之南，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，碑讚末曰：「玄漠太寂，混合陰陽。天地交泮萬品滋彰。先生理著，分別柔剛。鬼神以觀，六度顯明」。又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，男名法育，女名濟華，皆在委羽山中。季主讀玉經，服明丹之華，挹扶農之暉，今顏色如二十之女子，鬚長三尺，黑如墨也。東卿君道如此，真奇事也。

道化

東方朔字曼倩，平原厭次人也。久在吳中，為書師數十年；武帝〔時〕上書說便宜，¹⁸拜為郎。至昭王時，時人或謂聖人，或謂凡人；作深淺顯默之行，或忠言，或戲語，莫知其旨。至宣帝初，棄郎以避亂世，置官舍，風飄之而去。後見於會稽，賣藥五湖，知者疑其歲星精也。夏侯湛其像曰：「開濟明豁，包含弘大，凌轡卿相，嘲哂豪傑。籠罩靡前，踰籍貴識。出不休顯，賤不憂戚。戲萬乘若僚友，視儔列如草芥。雄節邁倫，高氣蓋世，可謂拔乎其

¹⁷史記日者列傳作「精」。

¹⁸「時」據漢書本傳補。

萃，遊方之外者也」。揚雄亦以為朔〔詎〕（恢）達多端，¹⁹ 不名一行，應諧似優，不窮似智，正諫似直，穢德似狂。²⁰ 非夷齊而是柳下惠，戒其子以上容：「首陽為拙，柱下為工；飽食安步，以仕易農；依隱玩世，詭時不逢」。其滑稽之雄乎！顏魯公有畫贊、碑陰記，並在德州。

道儒

司馬談，其先周室之太史也。談為太史公，學天官於唐都，受易於楊何，習道論於黃子。仕於建元元封之間，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，乃論六家之要指曰：「易大傳曰：『天下一致而百慮，同歸而殊塗』。夫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務為治者也，直所從言之異路，有省不省耳。〔竊〕（切）觀陰陽之術，²¹ 大詳而眾忌諱，使人拘而多畏，然其敘四時之大順，不可失也。儒者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難盡從，然其敘君臣父之子禮，列夫婦長幼之別，不可易也。墨者儉而難遵，是以其事不可偏循，然其強本節用，不可廢也。法者嚴而少恩，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也。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，然其正名實，不可不察也。道家無為，又曰無不為，其實易行，其辭難知。其術以虛無為本，以因循為用。無成勢，無常形，故能究萬物之情。不為物先，不為物後，故能為萬物主。有法無法，因時為業；有度無度，因物興舍，²² 故曰：『聖人不朽，時變是守。虛者道之常也，因者君之綱』也。群臣並至，使各自明也。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，實不中其聲者謂之

¹⁹ 「恢」漢書本傳作「詎」。

²⁰ 「狂」漢書本傳作「隱」。

²¹ 「竊」據漢書司馬遷傳補正。

²² 「興舍」史記太史公自序作「與合」。

款。款言不聽，²³ 姦乃不生，賢不肖自分，白黑乃形。在所欲用耳，何事不成；乃合大道，混混冥冥。光曜天下，復反無名。凡人所生者神也，所託者形也。神大用則竭，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。死者不可復生，離者不可復合，故聖人重之。由此觀之，神者生之本，形者生之具，不先定其神形，而曰『我有以治天下』，何由哉？子遷，世其家，著其語云。

道化

梅福字子真，九江壽春人。少學長安，明尚書、穀梁春秋，為郡文學，補南昌尉。成帝時委任大將軍王鳳，王氏專勢擅朝，數見災異，群下莫敢正言。福三上書，劇言秦漢所以得失，陳十月之歌，備亡逸之戒；刺后族太盛。其辭懇切，而上不見納。成帝久亡繼嗣，福以為宜建三統，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。復上書，推跡故文，以左氏、穀梁、禮記相明，宜以孔子世為湯後，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。是時，福居家，常〔以〕讀書養性為事。²⁴ 元始中王莽顯政，一朝棄妻子，去九江，至今傳以為仙。其後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，變姓名，為吳氏門卒云。洪州豐城縣大江北岸有祠，號昇仙觀，宋紹興封壽春吏隱真人。

道儒

班嗣與從弟彪共學，家有賜書，內足於財，好古之士自遠方至，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。嗣雖修儒學，然貴老嚴之術。桓譚欲借其書，²⁵ 嗣報曰：「若夫嚴子者，絕聖棄智，修生保真，清虛

²³ 兩「款」字史記俱作「黻」。

²⁴ 「以」據漢書本傳補。

²⁵ 「桓譚」漢書本傳作「桓生」。

澹泊，歸之自然，獨師友造化，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。魚釣於一壑，則萬物不奸其志；栖遲於一丘，則天下不易其樂。不 聖人之網，不 驕君之餌，莫然肆志，²⁶ 談者不得而名焉，故可貴也。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，²⁷ 繫聲明之韁鎖，伏周、孔之軌躅，馳顏、閔之極摯，既繫攀於世教矣，何用大道，為自眩曜？昔有學步於邯鄲者，曾未得其彷彿，又復失其故步，遂匍匐而歸耳！恐似此類，故不進」。嗣之行已持論如此。莊避漢諱，故時稱嚴子。

道術

嚴遵字君平，蜀人也。雅性澹泊，學業加妙，專精大易，耽於老莊，常卜筮於成都市，以為「卜筮者賤業，而可以惠眾人。有邪惡非正之問，則依蓍龜為言利害。與人子言依於孝，欲人弟言依於順，與人臣言依於忠，各因勢導之以善，從吾言者，已過半矣」。裁日閱數人，得百錢足以自養，則閉肆垂簾而授老子。博覽無不通，依老子、莊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。²⁸ 揚雄少時游學，得君平之道為多。蜀有富人羅 者，問君平曰：「君何以不仕」？君平曰：「無以自發」。 為君平具車馬衣糧，君平曰：「吾病耳，非不足也。我有餘而子不足，奈何以不足奉有餘」？ 曰：「吾有萬金，子無儋石，乃云有餘，不亦繆乎」？君平曰：「不然。吾前宿子家，人定而役役未息，晝夜汲汲，未嘗有足。今我以卜為業，不下床而錢自至，猶有數百，塵埃厚寸，不知所用。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」？ 大 君平嘆曰：「益我貨者損我神，生我名者殺我身」。竟不仕。年九十餘，遂以業終。蜀人敬愛，至今稱焉。有祠在漢州綿竹縣。宋紹興封君平為妙通真人。

²⁶ 「莫」漢書本傳作「蕩」。

²⁷ 「仁義」本傳作「仁誼」。

²⁸ 「旨」漢書卷七十二王貢兩龔鮑傳作「指」。

本姓莊氏，東漢章和之間，班固作漢書，避明帝諱，更之為嚴。莊嚴亦古今之通語。故老莊亦稱老嚴云。谷神子曰：「君平生西漢中葉，王莽篡位，遂隱遁惕和，蓋上世之真人也」。

玄品錄卷之二

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

西漢

道隱

鄭樸字子真，隱居谷口。玄靜守道，履至德之行，與君平皆修身自保，非其服弗服，非其食弗食。成帝時，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，竟不訕而終。揚子法言稱其耕于巖石之下，不訕其志，而名震京師云。漢中有祠。

道儒

揚雄子子雲，蜀郡成都人。少貧好道，博覽無所不見。默而好深湛之思，清淨無為，少嗜慾，不汲汲於富貴，不寂寂於貧賤，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。自有大度，非聖哲之書不好也；非其意，雖富貴不事也。作太玄法言等書，皆極天人之指歸，為漢名儒。蓋其學本於老氏，蹟其書可見也，如「唯寂唯寞，守德之宅；爰清爰靜，遊神之廷」。太玄中：「藏心于淵，美厥靈根」。測曰：「藏心于淵，神不外也」。皆入老氏之室者。

道品

三茅君，大君諱盈，字叔申。中君諱固，字季偉。小君諱衷，字思和。咸陽南關人也。大君生於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，二弟於戊戌庚子歲生。太君年十八，棄家辭親，入桓山中，讀道德經周易傳，精思求道。復造西城，感遇總真王君使主衣書圖籙，遂得道，為總真弟子。還家時年四十九，能起死回生，父母心異之。事父母至終喪，停家凡五十三年。中君景帝時察孝廉，元朔元年舉賢良，拜五官郎；〔征〕（政）和二年轉太子太傅；²⁹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守。小君少以節行著名，隱華陰山。

武帝建元三年舉方正，不就；徙梁國，為孝王上賓。宣帝地節二年，遷洛陽令，轉西城校尉上郡太守；元帝即位，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。中君時為執金吾，並當之官，鄉里祖送者數百人。大君對賓曰：「吾雖不作二千石卿相，亦當有神靈之職，天帝見選，補東嶽上卿霍林司命君，領拔學道，總吳越生死之籍，此亦上真宗師神官之要位也，來年四月三日當昇舉，諸君能來顧如今日否？若見

²⁹武帝有「征和」年號，今據漢書正。

省者，亦不須有所損費，自當有以相供待也」。至期，果有迎官來下，乃與宗族辭決。〔君〕（民）謂鄉里子弟曰³⁰：「我今此去，權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，季偉思和雖見事晚，必能自悔，釋官委祿，以來求我」。言畢，謝時人而去。蓋元帝初元五年丁丑，君年一百二歲矣。二弟在官，聞兄白日神仙，各棄官還家，以永光五年壬午三月六日，渡江求兄於東山；既見，悲祈流涕。君告二弟曰：「悟何晚矣」！遂授以神散靈方濟度，俱成真人，而治句曲山之洞，金壇華陽之天。遂號中君為定錄神君，小君為保命仙君，皆天職也。大君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，年一百四十五，以是遂八月十八日巳酉，授九錫玉冊文，遷任赤城玉洞之府，位為司命上真東嶽上卿赤元真人。君告二帝曰：「吾今去便有局任，不得數相往來，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。三月十八日、十二月二日、期要吾師總真君及南嶽太虛赤真人遊盼於二帝之處也，將可記識之；有好道者，待我於是日自當料理之，有以相教訓於未悟」。於是二君留治茅山洞內，立宮結構於外，將道著萬物，流潤蒼生，德加鳥獸，各獲其情；神驗禍福，罪惡必明。內法既融，外教坦平。爾乃風雨以時，五禾熟成，疾癘不起，暴害不行，境無災，邑無賊兵。時父老謳歌曰：「茅山連金陵，江湖據下流。三神乘白鵠，各治一山頭。召雨灌早稻，陸田亦復柔。妻子咸保室，使我百無憂。白鵠翔青天，何時復來遊」？三君往曾各乘白鵠集山之三處，時人互有見者，是以發於歌詠矣。乃復因鵠集之處，分句曲之山為大茅君、中茅君、小茅君三山焉；統而言之，盡是句曲之一山耳，無異名也。

³⁰據下文，「民」乃「君」之，今正。

東漢

道品

張陵道書諱道陵字輔，漢沛國封縣人，生於餘杭天目山。本太學諸生，博採五經，晚乃嘆曰：「此無益於年命」。遂學黃帝九鼎丹經，丹成於繁陽山。又得隱書於嵩山石室。時值中國紛亂，漢致陵遲，知文道凋喪，不足拯危佐世，退隱於餘杭者十年，乃與弟子入蜀，蜀之百姓翕然奉事以師之。專以廉恥慈愍化民，不喜用刑罰。有疾病者，皆令自 平生罪過與神盟，以身死為約，故皆改惡從善。開鹽泉以利百姓，驅逐大蛇戰鬼二十四敗為二十四治，為蜀人除害。蓋備修制命山嶽眾神之術，而功德並著，號為天師。偏得其道者，弟子王長趙昇。

道隱

向長字子平，河內朝歌人。潛隱於家，性尚中和，好道老、易。³¹嘗讀易至損益卦，喟然嘆曰：「吾已知富不如貧，貴不如賤，但未知死何如生耳」。貧無資，好事者更饋焉，受之，取足而反其餘。建武中，男女嫁娶既畢，斷家事，肆意遊於五嶽名山，竟不知所終。

道化

逢萌字子慶，³²北海都昌人。聞王莽殺其子宇，謂友人曰：

³¹「好道」後漢書本傳作「好通」。

³²後漢書本傳作「字子康」，乃避清河孝王諱改，殿本作「子慶」。

「三綱絕矣！不去，禍將及人」。即解冠 東都城門，將家屬浮海，客於遼東。萌素〔明〕陰陽，³³ 知莽將敗，乃首戴瓦盞，哭於市曰：「新乎新乎」！因遂潛藏。及光武即位，乃之瑯琊勞山，養志修道，人皆化其德，連徵不起，以壽終。

道隱

嚴光字子陵，會稽餘姚人也。少有高名，與光武同遊學。及光武即位，光乃變姓名，隱身不見。帝思其賢，乃令以色物訪之。後齊國上言：「有一男子，披羊裘釣澤中」。帝疑其光，乃備安車玄纁，遣使聘之。三反而後至。舍於比軍，³⁴ 光臥不起，帝即其臥所，撫光腹曰：「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為理耶」？光又眠不應，良久，乃張目熟視，曰：「昔唐虞著德，巢父洗耳。士故有志，何至相迫乎」！帝曰：「我竟不能下汝耶」。於是昇輿嘆息而去。復引光入，論道舊故，相對累日。帝從容問光曰：「朕何如昔時」？對曰：「陛下差增於往」。因共偃臥，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，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。帝笑曰：「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」。其答司徒霸書有曰：「懷仁輔義天下悅，阿諛順旨要領絕」。除諫議大夫，不屈，乃耕於富春山，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。建武十七年，復特徵，不至。年八十，終於家，帝傷惜之。

道隱

梁鴻字伯鸞，扶風平陵人。家貧，牧豕於上林苑中。曾誤遭火延及他舍，鴻悉以豕償之。其主猶以為少，鴻願以身居作。後歸鄉里，勢家慕其高節，多欲女之，鴻並絕不娶。同郡孟氏有女，狀肥

³³ 「明」漢本傳補。

³⁴ 「比軍」後漢書本傳作「北軍」。

醜而黑，力舉石臼，擇對不嫁，年至三十。父母問其故，女曰：「欲得賢如梁伯鸞者」。鴻聞而聘之。女求作布衣、麻履，織作筐緝績之具。及嫁，始以裝飾入門。七日而鴻不答。妻乃跪床下請曰：「竊聞夫子高誼，簡斥數婦，妾亦偃蹇數夫矣。今而見擇，敢不請罪」。鴻曰：「吾欲褐裘之人，可與俱隱深山者爾。〔今乃〕衣綺縞，³⁵ 傅粉墨，豈鴻所願哉」？妻曰：「以觀夫子之志耳，妾自有隱居之服」。字之曰：德曜。共入灞陵山中，以耕織為業，詠詩書，彈琴以自娛。仰慕前世高士，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。因東出關，過京師，作五噫之歌曰：「陟彼北荒兮，³⁶ 噫！願見帝京兮，³⁷ 宮室崔 兮，噫！人之劬勞兮，噫！遼遼未央兮，噫」！顯宗聞而非之，³⁸ 求鴻不得。乃易姓運期，名曜，字侯光，與妻子居齊魯之間。又去適吳，依大家 伯通，居廡下，為人賃舂。每歸，妻為具食，不敢於鴻前仰視，舉案齊眉。伯通察而異之，曰：「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，非凡人也。」乃方舍之於家。疾且苦，告主人曰：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」。及卒，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塚傍。咸曰：「要離烈士，伯鸞清高，可令相近」。鴻友人高恢。

道隱

高恢字伯通，京兆人。好老子，隱於華陰山中，與梁鴻友善。及鴻東遊思恢，作詩曰：「烏嚶嚶兮友之期，念高子兮僕懷思，想念恢兮爰集茲」。二人遂不復相見。恢亦高抗，終身不仕。

³⁵ 「今乃」據後漢書本傳補。

³⁶ 「北荒」本傳作「北芒」。

³⁷ 「願見」本傳作「顧覽」。

³⁸ 「顯宗」本傳作「肅宗」。

道品

魏伯陽，吳人也。本高門之子，性好道術，不肯仕宦。閒居養性，時人莫知其所從來，謂之治民養身而已。入山作神丹，既成服之，死而復生。與其弟子姓虞者皆仙去，道逢伐木者，乃作手書寄謝鄉里及二弟子。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，其說似周易，其實假借爻象以論大丹之意，而世人者不考丹事，多作陰陽釋之，殊失其旨。按參同契一書，大儒朱元晦蔡元定皆深取其義，議論多及之；非洞明易老淵旨，弗能窺也。

道隱

臺佟字孝威，魏郡鄴人也。隱於武安山，鑿穴為居，採藥自業。刺史行部，及使律事致謁，³⁹ 佟載病往謝。刺史乃執贄見佟曰：「孝威居身，如是甚苦，如何」？佟曰：「佟幸得保終性命，存神養和。如明使君奉宜詔書，夕惕庶事，反不苦耶」？遂去隱逸，終不見。

道隱

韓康字伯休，一名恬休，京兆灃陵人。家世著姓。常採藥名山，賣於長安市，口不二價，三十餘年。時有子女從康買藥，康守價不移。女子怒曰：「公是韓伯休耶？乃不二價〔乎〕⁴⁰？康嘆曰：「我本欲避名，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，何用藥為」？乃遯入霸陵山中。

³⁹後漢書本傳作「乃使從事致謁」。

⁴⁰後漢書本傳「耶」作「那」，「價」下有「乎」字，今據補。

道默

矯慎字仲彥，扶風茂陵人也。少好黃老，隱遯山谷，因穴為室，仰慕松、喬導引之術。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，皆推先於慎。汝南吳蒼甚重之，因遺書以觀其志曰：「仲彥足下：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，棲宿不同，每有西風，何嘗不嘆！蓋聞黃老之言，乘虛入冥，藏身遠遯，亦有理國養人，施於為政。至如登山絕跡，神不著其證，人知其驗；⁴¹ 吾從先生欲其可者，⁴² 於意何如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。方今明明，四海開闢，巢許無為箕山，夷齊悔入首陽。足下審能騎龍弄鳳，翔嬉雲間者，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」。慎不答。年七十餘，竟不肯娶。後忽歸家，自言死日，及期果卒。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，故前世異之。

道隱

法真字高卿，扶風郿人。好學而無常家，〔博〕（傳）通內外圖典，⁴³ 為關西大儒，弟子自遠方至者數百人。性恬靜寡欲，不交人間事。太守請見之，乃幅巾詣謁。太守欲以功曹相屈，真曰：「明府見待有禮，故敢自同賓末。若欲吏之，真將在南山之南，北山之北矣」。同郡田弱薦真「體兼四業，幽居恬泊，將蹈老氏之高蹤，不為玄纁屈也。臣願聖朝就加袞職，必能奏清廟之歌，致來儀之鳳也」。帝虛心欲致，前後四徵。真曰：「吾既不能遯形遠世，豈飲洗耳之水哉」？遂深自隱絕。友人郭正稱之曰：「法真名可得聞，身難得而見，逃名而名我隨，避名而名我追，可謂百世之師者矣」！乃共刊石頌之，號玄德先生。

⁴¹ 「人知」後漢書本傳作「人不」。

⁴² 本傳作「吾欲先生從其可者」。

⁴³ 「傳」後漢書本傳作「博」，今據正。

道化

劉寬字文饒，弘農人。年七十三。一旦遇青谷先生，降之寢室，授其杖解法。將去，入華山行九息服，又授以爐火丹方。修之道成後，來華陽洞中，主始學道者。寬仕漢，位至司徒太慰。好行陰德，拯寒困，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。

道隱

龐公，南郡襄陽人。居峴山之南，未嘗入城府。夫妻相敬如賓。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，不能屈，乃就候之。謂曰：「夫保全一身，熟若保全天下乎？」龐公笑曰：「鴻鵠巢於高林之上，暮而得所棲；黿穴於深淵之下，夕而得所宿。夫取舍行止，⁴⁴亦人之巢穴也。且各得其所棲宿而已」。因釋耕於上，而妻子耕於前。表指而問曰：「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，後世何以遺子孫乎？」龐公曰：「世人皆遺以危，今獨遺之以安，雖所遺不同，未為無所遺也」。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，因採藥不返。

道儒

廖扶字文起，汝南平輿人。習韓詩、歐陽尚書，教授嘗數百人。父坐事下獄死。扶感父以法喪身，憚為吏。及服終而嘆曰：「老子有言：『名與身孰親』？吾豈為名乎」！遂絕志世外，專精經典，尤明天文、推步之術。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。扶知歲荒，聚穀數千斛，悉用給宗族姻親，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。時人號為北郭先生。年八十，終於家。

⁴⁴「取舍」後漢書本傳作「趣舍」。

道言

樊英字季齊，南陽魯陽人也。少受業三輔，習京氏易，兼明五經。又善風角〔星〕算，⁴⁵ 河洛七緯，推步災異。隱於壺山之陽，州郡前後禮請不應；舉賢良方正、有道，皆不行。永建二年，順帝策書備禮，玄纁徵之，復固辭稱疾篤。乃詔切責郡縣，駕載上道。英及京，稱病不肯起。乃強輿入殿，猶不以禮屈。帝怒曰：「朕能生君，能殺君；能貴君，能賤君；能富君，能貧君。君何以慢朕命」？英曰：「臣受命於天。生盡其命，天也；死不得其命，亦天也。陛下焉能生臣，焉能殺臣！臣見暴君如見仇讎，立其朝猶不肯，可得而貴乎？雖在布衣之列，環堵之中，晏然自得，不易萬乘之尊，又可得而賤乎？陛下焉能貴臣，焉能賤臣！非禮之祿，雖萬鐘弗受也。申其志，雖簞瓢不厭也。陛下焉能富臣，焉能貧臣」！帝不能屈，而敬其名，使出就太醫養疾。帝令公車令導，尚書奉引，賜几杖，待以師傅之禮。朝廷每有災異，詔下問變復之效，所言多驗。年七十餘，卒于家。

道品

王遠字方平，東海人也。舉孝廉，除郎中，稍加至中散大夫。博學五經，尤明天文、圖、讖、河洛之術，逆知天下盛衰之期，九州吉凶，觀諸掌握。後棄官入山修道，道成，孝桓帝連徵不出，使郡牧逼載以詣京師，遠低頭閉口，不肯答詔。乃題門扇版四百餘字，皆說方來之事。帝惡之，使人削之，外字始去，內字復見，墨皆徹版裏。方平無復子孫，〔鄉〕里人累世相傳共事之。⁴⁶ 同郡故

⁴⁵ 〔星〕據後漢書本傳補。

⁴⁶ 〔鄉〕據雲笈七籤本神仙傳補。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作：「方平無復還，子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」。

太尉公陳耽為方平架（駕）道室，⁴⁷ 朝夕朝拜之，但乞福消災，不從學道。⁴⁸ 方平住耽家四十餘年。⁴⁹ 後與耽云：「吾期運將盡，當去不得復停，明日日中當發也」。至時，方平死，耽知其化去，不敢下著地，但悲涕嘆息曰：「先生捨我去耶？我將何如」？具棺器燒香，就床上衣裝之。至三日三夜，忽失其尸，衣帶不解，如蛇蛻耳。方平去後百餘日，耽亦死。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，或謂方平知耽將終，委之而去也。其後方平欲東之栢蒼山，過吳，住胥門蔡經家。經者小民也，骨相當仙，方平故往其家。因語經曰：「汝生命應得度世，然汝少不聞道，今氣少肉多，當從尸解耳。尸解一劇，須曳如狗竇中過耳」。告以要言，乃委經去。後經果蟬蛻，失所在。去十餘年，忽然還家。語其家云：「七月七日，王君當來過。到其日，可作數百斛飲食以供從官」。乃去。到期日方平果來，麾節導從，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。要麻姑會於經家。比舍有陳尉者，叩頭乞拜，願得驅使比於蔡經。方平曰：「君且起，可向日立」。方平從後視之曰：「噫！君心不正，影不端，終不可教以仙道也，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」。臨去以一符一傳著小箱中與陳尉，云可以消災治鬼。陳尉後年一百十歲，嘗得方平賜書，真書廓落，大而不工。先是無人知方平名遠者，乃因陳尉傳之。

道化

韓崇字長季，吳郡毗陵人也。少好道，林屋仙人王緯作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，崇奉而修之，大有驗。瑋玄語之：「子行此道，亦可以出身仕宦，無妨仙舉也」。崇遂仕，稍至宛陵令。行仁以為政，用道以撫民，虎狼深避，蝗不集界。遷汝南太守。拔書佐袁

⁴⁷「架」據雲笈七籤神仙傳及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正。

⁴⁸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作：「願從學道」。

⁴⁹雲笈七籤本神仙傳及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俱作「三十」。

安。安後位至司徒，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。陰皇后葬京師，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，而崇獨居清素，妻忿崇，哭泣。詔問其故，太常馮夷⁵⁰ 答曰：「汝南太守韓崇，清苦遠尚，味道忘形，身享重官，而妻自紡績。政化仁簡，視民如傷，深達奇博，有君子之鑒。斯則昏夕之夜光，陛下之子產也。妻不通寒儉之節，哭怨無衣，將足以顯崇明德耳」。上奇之，加崇奉祿秩中二千石。後孝明帝巡狩汝南，上治崇府，崇使妻出任孤獨老嫗家。上聞之嘆曰：「韓崇所謂百鍊之不銷也」。賜縑五十。崇在郡積十四年，政化著洽，舉天下最。年七十四，瑋玄乃授以隱解法，得去入大霍山，復授以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。後來華陽洞中為左理中監。陶隱居云：「漢書所傳，事跡略同，而置辭小異耳」。

道術

夏馥字子治，陳留人也。少好道，服朮餌和雲母。後入吳山從赤鬚先生受鍊魂法。在華陽洞中為明晨侍郎。馥少時，被公車辟召，懸辟書著桑樹乃去，其用懷高邁如此。隱居云：「後漢及高士傳並言馥陳留人，桓帝時舉直言，不就」。

道化

劉翊字子翔，漢書作字子相。翊本潁川人。少好道德，而家世大富，常能周施而不以為惠，恤死救貧非一人矣。舉上計掾，拜郎中，遷陳留太守。出長安五百里中，斂死恤窮，損己分人。行達陽平，遂遇馬皇先生，告翊曰：「子仁感天地，陰德神鬼，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，使我來攜汝以長生之道」。翊叩頭自搏，⁵¹ 願乞侍

⁵⁰ 真誥「夷」作「奚」。

⁵¹ 真誥「搏」作「搏」。

給。因將入桐柏山中，授以隱地八術，服五星之華法。得度名東華，入華陽洞中，為定錄府右理中監。

三國

道儒

張 字子明，少遊太學，學兼內外。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，不就，徙遁常山，門徒且數百人。太祖為丞相，辟，不詣。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，郡累上，發遣，老病不行。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，綱紀白承前致版謁，毓教曰：「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，下不友諸侯者也。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！」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。卒年一百五歲。是歲，太守王肅至官，教下縣曰：「前在京都，聞張子明，來至問之，會其已亡，致痛惜之。此君篤學隱居，不與時競，以道樂身。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，趙孟升之，諸侯用睦。愍其耄勤好道，不蒙榮寵，書到，遣吏勞問其家，顯題門戶，務加殊異，以慰既往，以勸將來」。

道默

焦先字孝然，河東人也。漢末關中亂，先失家屬，獨竄於河間，食草飲水，無衣履。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，謂為亡士，欲遣船捕取。同郡侯武陽語縣：「此狂癡人耳！」遂註其籍，給廩日五升。人皆輕易之。然其行不踐邪逕，必循阡陌；及其捃拾，不取太穗；飢不苟食，寒不苟衣。每出，見婦人則隱翳，須去乃出。自作一瓜牛廬，淨掃其中，營木為床，而草褥其上。至天寒時，篝火以自炙，呻吟獨語。太和、青龍中，嘗持一杖南渡，河水泛漲，獨

云：「未可也」。由是人頗疑不狂。所言多驗，僉謂之隱者也。年八十九終。

道默

石德林，安定人也。建安十六年關中亂，南入漢中。初不治產業，不畜妻孥，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，晝夜吟詠不絕。口食不足，頗行乞，乞不取〔多〕。⁵²人問其姓名，口不肯言，時人號之曰：「寒貧」。蓋專志玄默者。

道品

左慈字元放，廬江人。少明五經，兼通星緯。見漢祚將盡，天下亂起，乃嘆曰：「值此衰運，官高者危，財多者死；當世榮華，不足貪也」。乃學道術，精思於天柱山中，得石室丹經修之，能變化萬端。曹公召試，欲從學道。慈曰：「學道當得清淨無為，非尊貴所宜」。曹性猜忌，屢欲殺之，不能也。慈在荊州，劉表作牧，以為惑眾，復欲殺慈；慈先知，委表東去。及見吳主孫權，權素知慈有道，禮重之。按真誥：「慈今在小括山，常行來數在此下，尋更受職也。慈顏色甚少，正得爐火九華之益。隱居括蒼。在建安末，慈嘗渡江尋茅山，仍得入洞。又乞丹砂合九華丹。即李仲甫弟子葛玄之師也」。

道品

葛玄字孝先，從左元放受經法，嘗餌朮，尤長於治病救劾鬼魅之術，能分形變化。吳大帝要與相見，欲加榮位，玄不聽，求去不

⁵² 「多」據三國志魏志裴註補。

得，待以客禮。一日，語弟子張恭言：「吾為世主所逼留，不違作大藥，今當以八月十三日中時去矣」。至期，玄衣冠入室，臥而氣絕，顏色不變。弟子燒香守之，三日三夜，夜半忽大風起，發屋折木，聲如雷，燭滅；良久燃燭，失其所在。但見委衣床上，帶無解者。明旦，問鄰人，鄰人云：「了無大風」。風止在一宅內，籬落樹木並敗折也。按真誥：「玄初在長山，近入蓋竹，亦能乘虎使鬼，無所不至，但幾於未得受職耳」。隱居註云：「是抱朴從祖。即鄭思遠之師也。少入山得仙，時人咸莫測所在。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，呼為仙公，故抱朴亦同然之」。

道品

鮑靚字太玄，東海陳留人。年五歲，語父母云：「本是曲陽李家兒，九歲墮井死」。其父母尋訪得李氏，推問皆符驗。靚學兼內外，明天文、河洛書。仕至南陽太守。嘗行部入海，遇風飢甚，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。後遇真人陰君授道訣。復師左元放受中部法三皇內文。能役使鬼神，封山制魔。百餘歲卒。按真誥：「靚及妹並是七世祖積行陰德，故今福逮靚等，今並作地下主者，在華陽中」。隱居云：「靚用泰清尸解法，當是主旨之最高品矣。靚女鮑姑，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」。

道言

張玄寶，定襄人也。魏武帝時舉茂才，歸鄉里，師事西河蘇公，⁵³ 受服朮餌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。後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山，授以遁變隱景之道。昔在天柱山，後來華陽內為理禁伯；理禁伯

⁵³ 「蘇公」雲笈七籤本洞仙傳及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十一並作「薊公」。

者，主雨水官也，亦保命之監國也。玄寶善談空無，乃談士。常論：「無者，大有之宅，小有所以生焉。積小有以養小無，見大有以本大無；有有亦無焉，無無亦有焉。所以我目都不見物，物亦不見無。寄有以成無，寄無以得無，於是無則無宅也，太空亦宅無矣。我未生時，天下皆無無也」。自云：「昔曾詣蓬萊左公宋晨生與其論無，粗得人意，桐柏諸真亦不能折之。過此以往，尚不能本有，安能本無邪」？其高氣秉理如此。

道儒

王弼字輔嗣，山陽高平人。少察慧，十餘歲便好老莊。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，曰：「若斯人者，可與言天人之際矣」。晏註老子始成，詣弼，見其所註精奇，因以所註為道德二論。復條向者勝理謂之曰：「此僕以為極，可得復難否」？弼便作難，一坐便以為屈。嘗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无為為本。无也者，開物成務，無往不存者也。陰陽恃以化生，萬物恃以成德，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，故無爵而貴矣。弼又作易傳，先儒宗之。

晉

道默

孫登字公和，汲郡人。無家屬，於郡北山為土穴居之。好讀易。撫一絃琴。性無恚怒，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，登既出，便大笑。嘗往宜陽山，有作炭人見之，知非常人，與語，登不應。文帝聞之，使阮籍往觀。既見，與語，亦不應。嵇康從之遊三年，問其所圖，終不答。康將別謂曰：「先生竟無言乎」？登乃曰：「子識

火乎。生而有光，而不用其光，果在於用光。人生而有才，而不用其才，果在於用才。故用光在乎得薪，所以保其耀；用才在乎識真，所以全其生。今子才多識寡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子無求乎！康不能用，後作幽憤詩云：「昔慚柳下，今愧孫登」。竟莫知所終。

道質

郭文字文舉，河內軹人也。少愛山水，尚嘉遁；每遊山水，彌旬忘返。父母終服畢，不娶，辭家遊名山。恒著鹿裘葛巾，採竹葉木實，買鹽以自供；食有餘穀，恤窮匱。王導聞其名，遣人迎之。既至，置之西園。溫嘗〔問〕（聞）：「先生安獨無情呼？」⁵⁴文曰：「情由憶生，不憶故無情」。又問曰：「先生獨處窮山，若疾病遭命，或為烏鳥所食，顧不酷乎？」文曰：「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，復何異呼？」導嘗眾賓共集，絲竹並奏，試使呼之，文瞪眸不轉，跨躡華堂，如行林野，于時坐者咸有深味遠之言。文常稱得達來語，⁵⁵天機鏗宏，莫有窺其門者。一旦，忽求還山。及蘇峻反，〔人〕（入）皆以為知幾。⁵⁶卒，葛洪庾並為作傳，讚頌其德云。梁乾化封靈曜真君。

道質

嵇康字叔夜，譙國鉅人。康早孤，有奇才，遠邁不群，身長七尺八寸。美辭氣，有風儀，而土木形骸，不自藻飾。人以為龍章鳳姿，天質自然。學無師授，博覽無不該通。與魏宗室婚，拜中散大

⁵⁴晉書卷九十四本傳「聞」作「問」。

⁵⁵晉書本傳「得達」作「不達」。

⁵⁶「人」參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十八正。

夫。嘗修養性服食之事。彈琴詠詩，有足於懷。以為神仙稟之自然，非積學所致。至於導養得理，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；乃著養生論。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，惟陳留阮籍、河內山濤。豫其流者，向秀、劉伶、籍兄子咸、王戎，遂為竹林之遊。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，未嘗見其愠喜。康嘗採藥，遊山澤，會其得意，忽焉忘返。時有譙蘇遇之，謂為神人。至汲郡山中見孫登，遂從之遊。登沉默自守，無所言說。康臨去乞一言，登曰：「君才則高矣，保身之道不足」。又遇王烈，共入山。烈嘗得石髓如飴，自服半，餘與康皆凝為石。又於石室中見一張素書，遽呼康往取，不復見。烈乃嘆曰：「叔夜志趣非常，而 不遇，命也」。山濤將去，選官舉康自代，康乃與濤書告絕。略曰：「聞道士遺言，餌朮黃精，令人久壽，意甚信之。遊山澤，觀魚鳥，心甚樂之。一行作吏，此事便廢。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！今但欲守陋巷，教養子孫，時時與親舊敘離闊，陳說平生，濁酒一杯，彈琴一曲，志願畢矣」。此書既行，知其不可 屈也。南海太守鮑靚，通靈者也；東海徐寧師之。寧夜聞靚室有琴聲，怪其妙而問焉，靚曰：「嵇叔夜」。寧曰：「嵇臨命東市，何得在茲」？靚曰：「叔夜示形有終，而實尸解耳」。見顧凱之嵇康贊。

阮籍字嗣宗，陳留尉氏人。容貌環傑，志氣宏放，然獨得，任情不羈，而喜怒不形於色。或閉門視書，累月不出。或登山臨水，經日忘歸。博覽群籍，尤好莊老。嘗著達莊論，敘 為之貴，文多不錄。作詠懷詩八千餘篇，⁵⁷ 為世所重。嗜酒，能嘯，善彈琴；當其得意，忽忘形骸，時人多謂為癡。聞步兵廚營人善釀，有貯酒三百斛，乃求為步兵校尉，遺落世事。又能為青白眼，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。嘗於蘇門山中遇孫登，與商略終古及 神導氣之術，登皆不應，籍因長嘯而退。至半嶺間，有聲若鸞鳳之音，響乎

⁵⁷晉書四十九本傳作「八十餘篇」。

巖谷，乃登之嘯也。歸著大人先生傳，其略曰：「世之所謂君子，惟法是修，惟禮是克，手執圭璧，足履繩墨，行欲為目前檢，言欲為無窮則。少稱鄉黨，長聞鄰國，上欲圖三公，下不失九州牧。獨不見群蝨之處中，逃乎深縫，匿乎壞絮，自以為吉宅也。行不敢離縫際，動不敢出禪襠，自以為得繩墨也。然炎丘火流，焦邑滅都，群蝨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。君子之處城內，何以異夫此」。亦籍之本趣也。每率意獨駕，不由逕路，車跡所窮，慟哭而返。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，嘆曰：「時無英雄，使子成名」。景元四年卒。

道儒

向秀字子期，河內懷人。清悟有遠識，雅好老莊之學，少為山濤所知。莊周所著內外篇，秀於舊註外而為解義，妙演奇致，大暢玄風；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。惠帝之世，郭象字子玄者，述而廣之。秀與嵇康、呂安為友，趣舍不同；康世不羈，安放逸邁俗，而秀雅好讀書。秀將注莊子，先以告康、安，咸曰：「此書詎復須注？徒棄人作樂事耳」。及成，以示二子，（康）曰：「爾故復勝否」？〔康〕安乃驚曰⁵⁸：「莊周不死矣」。復註周易，大義可觀；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，未若隱莊之絕倫也。康又善鍛，秀每為之佐，相對怡然，傍若無人。後應本郡計掾入洛，文帝問曰：「聞有箕山之志，何以在此」？秀曰：「以為巢許狷分之士，未達堯心，豈足多慕」？帝甚悅。其後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唳，追想昔嵇生遊宴之好，感音而嘆，作思舊賦云。位至散騎常侍卒。

⁵⁸秀別傳作「及成，以示二子，曰『爾故復勝不？』康安乃驚曰。」按「爾故復勝否」為秀語。「曰」上「康」字，當依別傳屬下句，今據改作「康安乃驚曰」。

道儒

皇甫謐字士安，幼名靜，安定人。漢太尉嵩之曾孫也。年二十不好學，晚就鄉人席坦受書。居貧，帶經而農，遂博綜經籍百家之言。沉靜寡欲，始有高尚之志，以著述為務。自號玄宴先生，著禮樂聖真之論。後得風痺疾，猶手不輟卷。或勸修名廣文，謐作守玄論以答之：「貧者士之常，賤者道之實」。遂不仕。耽玩墳典，忘疾與食，時人謂之「書淫」。箴其過焉，將損耗精神，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況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！」舉孝廉，相國辟，又舉賢良方正，俱不應。自表就武帝借書，帝送一車書與之。雖羸疾而披閱弗怠，累徵竟不仕。大康二年卒。所著帝王世紀、高士、逸士、烈女等傳，並重于世。

玄品錄卷之三

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

道品

葛洪字稚川，丹陽句容人。少好學，家貧，躬自伐薪，以貨紙墨，夜寫書習誦，遂以儒學知名。性寡欲，無所愛玩，不知局

幾道，蒲齒名。為人木訥，不好榮利，閉門卻掃，未嘗交遊。時或尋書問義，不遠數千里，崎嶇冒涉，期於必得，尤好神仙導養之法。從祖玄，吳時學道，得仙號曰葛仙公。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，洪就隱學，悉得其法焉。咸和初，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，後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，皆固辭不就。晚欲鍊丹，聞交趾出丹砂，求為勾漏令，帝以洪資高不許，洪曰：「非以為榮，以有丹耳」。帝從之。行至廣州，刺史鄧岳留，不聽，去，乃止羅浮山鍊丹；在山積年，優遊閒養，著述不輟。其自序曰：「洪體〔乏〕（之）進趨之才，⁵⁹ 偶好 為之業，假令〔奮〕（舊）翅則能凌厲霄玄，⁶⁰ 騁足則能追風躡景，猶欲戢勁翮於尺鷃之群，⁶¹ 藏逸 於跛驢之伍，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，造化假我以至鷲之蹇足。自卜者審，不能者〔止〕（上），⁶² 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，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哉！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，而志安乎窮圯之域，藜藿有八珍之甘，蓬葦有藻稅之樂也。世儒徒知服膺周孔，莫信神仙之書，不但大笑之，又將毀謗真正。故予所著抱朴子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，雖不足藏之名山，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」。蓋以自號名其書云。洪博問學識，江左絕倫，著述篇章，富於班馬。又精辯玄蹟，析理入微。一日，坐至日中，兀然若睡而卒。年八十一。視其顏色如生，體亦柔軟，舉入棺甚輕如空衣，蓋尸解仙去矣。

道權

王羲之字逸少，司徒導之從子也。善隸書，為古今之冠；論者謂

⁵⁹ 「乏」「奮」「止」據晉書本傳及道藏本平津 校本抱朴子內篇序改正。

⁶⁰ 同上。

⁶¹ 「尺鷃」晉書本傳作「鷓鴣」，平津 校本作「鷓鴣」。

⁶² 「止」據本傳及道藏本平津館校本正。

其筆勢，以為飄若遊雲，矯若驚龍。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。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。起家秘書郎，後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。羲之〔雅〕（推）好服食養性，⁶³不樂在京師。初渡浙江，便有終焉之志。會稽有佳山水，名士多居之；謝安未仕時亦居焉。嘗與同志宴集於山陰蘭亭，羲之自為序。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之，王羲之比於石崇，聞而甚喜。性愛，山陰有道士養好，羲之往觀焉；意甚悅，因求市之。道士云：「能為寫道德經，當舉群相贈耳」。羲之欣然寫畢，籠而歸，其任率如此。後稱病去郡，於父母墓前為文，自誓不復出仕。既去官，與東土人士盡山水遊之。又與許先生邁共修服食採藥。卒年五十九。

道品

許邁字叔玄，一名映，丹陽句容人。總角好道，潛致幽契，曾從郭璞筮卦，遇大壯之大有上六，⁶⁴爻發，謂曰：「君元吉自天，宜學輕舉之道」。初師鮑靚，受中部法及三皇內文。一旦辭家，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，是洞庭西門，潛通五嶽，陳安世茅季偉所嘗遊處。於是立精舍於懸雷，而往來茅嶺之洞室。朔望時節，還家定省而〔已〕。⁶⁵父母既終，乃遣婦孫氏還家，散髮去累。改名玄，字遠遊。與王右軍父子周旋，子猷乃修在三之敬。嘗遺羲之書云：「自山陰南至臨安，多有金堂玉室，仙人芝草，左元放之徒，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」。永和四年秋，絕跡於臨安西山，又入在臨海赤山。遇良友王世龍、趙道玄、傅太初者，遂師世龍，授解束之道，修反行之法，服玉液，朝腦精，二三年中面有光華，還顏反少，極為成道。於是茅司命定錄君舉之，使奏聞上宮，移名東

⁶³「雅」據晉書卷八十本傳正。

⁶⁴晉書卷八十本傳作「遇泰之上六」。

⁶⁵「已」據本傳補。

方，署為地仙。時三官都禁左郎，遣典柄侯周魴、主非使者嚴白虎，來於赤山中，即欲執之以去，且詰其罪狀，出丹簡罪簿，各執一通而問映云：「夫欲學道慕生，上隸真人，玄心栖邈，恭誠高靈者，當得世功相及，禍惡不遘，陰德流根，仁心上逮，乃可步真索仙，度名洞府耳。云何父手殺謝弓，且亂逆三光？又許朝斬李 之頭，以代蔡扶之級，又走斬射潘綦等，支解鈴下曹表等；水沉湯雲之尸，火燒徐昂之骸，絞殺桓整，剝割振噲。酷害虐暴，刑濫四十有三，張皇口冤，事在天帝，禍戾山積，善功無一。又汝本屬事帛家之道，血食生民，逋愆宿責，列在三官，而越幸網脫，奉隸真氣，父子一家，各事師主，同生乖戾，不共祭酒，罪咎之大，陰考方加；有如此積罪，亦無仙者當可得欺太上之曹，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籙耶？汝其無對者，有司必執也」。映自強長嘯，振褐撫髮。爾乃整亂氣扉口，叱 而答曰：「大道無親，惟善是與，天地無〔私〕（心），⁶⁶ 隨德乃矜。是以 泉流血，無違龍鬚之舉；三苗丹野，涿鹿絳草，豈妨大聖靈化，高通上達耶？吾七世父許子阿者，積仁著德，陰加鳥獸，遇凶荒之年，人民飢饉，加之疫癘，百遺一口，阿乃施散家財，拯其眾庶，親營方藥，勤勞外舍。臨人之喪，如失其親；救人之患，如己之疾。已死之命，懸子阿手，垂窮之身，撫之如子，度脫凶年，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。仁德不墜，後當鍾我等，是以功書上帝，德刊靈閣，使我祖根流宗澤，蔭光後緒，故使垂條結華，生而好仙，應得度世者五人，登升者三人。錄名太上，策簡青宮，豈是爾輩所可豫乎」！言畢，魴等豁然而笑。時司命君即遣中候李遵，握火鈴而來呵攝之，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。李遵未來之時，映懼怖失膽，亦喪氣矣；亦賴其師王世龍助，映為答到，亦幾至敗也。於是即得度名東宮，當為仙之中者云。梁乾化三年七月，封歸一真君。司命君，大茅君也。

⁶⁶ 「私」據雲笈七籤卷一百六許遂真人傳及歷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十一正。

道權

謝安字安石，陳郡陽夏人。世儒，學行少有重名。寓居會稽，出則漁弋山水，入則言屬文，無處世意。坐石室，臨澹谷，悠然嘆曰：「此亦伯夷何遠」！安善談莊老。一日與支、許共集王濛家，安顧謂諸人：「今日可謂彥會，時既不可留，此集固亦難常；當共言，以寫其懷」。許便問主人有莊子否？正得漁父一篇。謝看題，便各請四坐通。支道林先通，作七百許語，叙致精麗，才藻奇拔，眾咸稱善。於是各言懷畢。安問曰：「卿等盡不」？皆曰：「今日之言，少不自竭」。安後粗難，因自敘其意，作萬餘言，才峰秀逸，既自難干，加意氣擬託，蕭然自得，四坐莫不厭心。支謂曰：「君一往奔詣，故復自佳耳」。簡文帝時為相，曰：「安石既與人同樂，不得不與人同憂」。召之必至。時弟萬總藩任之重，安雖處衡門，其名猶出萬之右，自然有公輔之望。年四十餘，始有仕進志；征西大將軍請為司馬，將發新亭，朝士咸送。高崧戲之曰：「卿屢違朝旨，高臥東山，諸人每相與言，安石不肯出，將如蒼生何！蒼生今亦將如卿何」！安後為相，值晉室多故，而能以雅量鎮物。從容談笑，折桓溫不軌之氣。舉用群才，破苻堅百萬之師。其功烈不在王導溫嶠之下。安雖受朝寄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。及出鎮新城，盡室造泛海之裝，欲領經略粗定，⁶⁷自江道還東，雅志未就而薨。詔贈太傅，諡文靖。西山真德秀謂：「安石秉政十有六年，始則遏強臣篡竊之謀，終則挫強敵并吞之銳，其功偉矣。然安石初心未嘗為功名計也，其高情雅度，庶幾乎孔明子房之風」。

⁶⁷「領」晉書卷七十九本傳作「須」。

道品

楊羲字義和，吳郡人，徙家句容。晉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。幼而通靈，美姿容，善言笑，工書畫，與王右軍並名海內。許先生邁，長史穆，年並懸殊，而早結神明之交。簡文帝為瑯琊王，進位丞相，用長史薦為公府舍人。及帝即位，乃不求遷敘，高蹈遺榮，精思致感。永和五年受中黃子制虎豹法；六年從魏夫人長子劉璞傳靈寶五符，時年二十一。興寧三年六月，感紫虛元君、紫微夫人、九華安妃降于家，或降長史山廡，廡在茅山。所傳經詔轉使錄示許君父子，至是遂為長史傳經之師。九華安妃應運為僊，嘗告之曰：

「明君夷質虛閒，秘構玉朗，蘭淵高流。清響金宮，所謂能珍寶藏奇，幽真內煥，標拂靈篇，乘數順生，素德神園，丹金玉清，興煙拔景，冥鼓遐聲也。必三事大夫，侍宸帝躬，高佐四輔，承制聖君，理生斷死，賞罰鬼神，攝命千靈，封出召雲，主察陰陽之和氣，而加為吳越鬼神之君也。三官中常有諺謠云：『楊安大君董真命神』正我等之謂耳。君將乘龍駕雲，白日昇天，若其不耐風火之煙，欲抱真形於幽林者，且可尋解之道，作告終之術乎！自盡出默之會，隱顯之，臨時分處，有任於明君矣」。西城總真王君又教服日月之華法。簡文帝從而師之。以太元十一年丙戌歲解駕，年五十七。宋宜和書曰：「朕存嬰霄府，盼景龍臺。瞻秀之神鄉，⁶⁸企九華之妙誨；欽厥列仙之躅，昭茲闡化之功。東華上佐司命楊真人積學洞微，研心合漠，得中黃之隱訣，受南真之秘傳，董司吳越之疆，關總神靈之要，方翹揚於至道，宜褒極於隆名，庶期沖鑒之臨，永侈蕃祺之錫。可特封洞靈顯化真人之號」。

⁶⁸此句疑脫一字。

道品

許穆字思玄，一名謐，汝南平輿人。六世〔祖〕（沮）光徙居丹陽。以永興二年乙丑歲生。起家太學博士，出於餘姚令，徵為尚書郎，遷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。外混世業，內修真學。嘗慕兄遠遊之高軌，值簡文晏駕，專靜山廬。與楊君深結神明之契。興寧中，眾真降楊，備傳經誥。太元元年解化，年七十二。子姪禮窆虛樞於郭西大墓。真誥云：「君挺命所基，緣業已久，乃周武王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，兼許肇遺功，復應垂祉後胤，故乘運託生，因資成道，玉割所授為上真人，爵登侯伯，位編卿司，理仙撫治，佐聖牧民矣」。宣和 書曰：「朕降總真之玉境，陟耀景之龍臺。爰授曆於元扈，以濟生於下土。凡著功於道品，咸進位於仙宗。上真人許長史清素外融，神明內得，靈音斐暢，密參群聖之遊， 駕超遙，高佐上清之理，方流羅於大梵，宜崇配於德名，庶昭丕佑之臨，益廣无為之化。可特封太无廣德真人」。

道品

許翮字道翔，小字玉斧，長史第三子也。清穎瑩潔，特絕世倫，生成康七年辛丑歲正月。郡舉上計掾主簿，祖司徒府辟掾，並不赴。立宅句曲之雷平山前，密修上道。興寧三年七月紫微夫人降教，自是與眾真酬接書疏，備修迴元飛步二景儀璘之法。嘗願早遊洞室，不欲久停人世，以太和五年庚午歲詣北洞告終。北洞良常洞也。時年三十。耆舊相傳云：「掾在北洞石壇上燒香禮拜，因伏而不起。明旦，視形如生」。茅小君授言，許子乃能委形冥化，從張鎮南之夜解；鎮南即天師第三代系師魯也。自此居方隅洞館，常來四平方臺。真誥云：「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為上清仙公」。隱居稱為玄中真師者也。宣和封混化元一真人，誥詞曰：「紫極涵元，雖鴻濛

於一氣；丹臺列籍，實綜第於萬真。凡褒位於仙宗，蓋恢功於道甫。東華侍晨上清仙公許真人，研三神以觀妙，凝九緯以挺生。北洞告終，自適幽人之介，東華躡景，獨超上相之遊。雖高謝於世名，其敢志於仁蔭。尚期沖佑，益闡元綱」。

道隱

劉麟之字子驥，一字遺民，南陽人。少尚質素，虛退寡欲，不修儀操，人莫之知。好遊山澤，志在遯逸。嘗採藥衡山中，深入忘返；見一水，水南有两大菌，一菌閉，一菌開，水深廣，不得過。或說困中皆仙方靈藥諸雜物，麟之欲更尋索，終不復知處也。凡人致贈，一無所受。去麟之家百餘里，有一孤姥病將死，嘆息謂人曰：「誰當埋我，惟有劉長史耳，何由令知？」麟之先聞其有患，故往候之，值其命終，乃身為營棺殯送之；其仁愛惻隱如此。一日，聞武陵溪漁人得入桃花源，忻然欲往，未果尋而卒。陶徵士記中稱為高尚士，固可想其人矣。

道術

索襲，敦煌人也。虛靖好學，不應州郡之命；舉孝廉、賢良方正，皆以疾辭。遊思於陰陽之術，著天文地理十餘篇，多所啟發。張茂時與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，經日忘返。會病卒，年七十九。澹素服會葬，贈錢二萬。澹曰：「世人之所有餘者，富貴也；目之所好者，五色也；耳之所玩者，五音也。而先生棄眾人之所收，收眾人之所棄，味無味於恍惚之際，兼重玄於眾妙之內。宅不彌畝，而志忽九州，形居塵俗，而栖心天外。雖黔婁之高遠，莊生之不願，蔑以過也」。乃謚玄居先生。

〔道〕（真）隱⁶⁹

張忠字臣和，中山人也。永嘉之亂，隱於泰山。恬靜寡欲，清虛服氣，餐松餌朮，修導引之法，不修經典，勸教但以至道虛為宗。其居依重巖深谷，鑿地為穴室。弟子亦以穴居，去忠六十餘步，五日一朝。其教以形，不以言；弟子受業觀形而退，立道壇于穴上，每旦朝拜之。食用瓦器，鑿石為釜。左右居人饋之衣食，一無所受。好事者頗或問以水火之祥，忠曰：「天不言而四時行焉，萬物生焉；陰陽之事，非窮山野叟所知」。其遺諸外物類如此。在期頤而視聰無爽。符堅遣使召之，賜以衣冠，辭曰：「年朽髮落，不堪衣冠，請以野服入見」。堅謂之曰：「先生考槃山林，研精道素，獨善之美有餘，兼濟之功未也；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」。忠曰：「昔因喪亂，避地泰山，與鳥獸為侶，以全朝夕之命。屬堯舜之世，年衰志謝，不堪展效尚父之況，非敢竊擬山栖之性，情存巖竇，乞還餘齒，歸死岱宗」。堅以安車送之，行達華山，嘆曰：「我東嶽道士，歿於西嶽，命也奈何」！行五十里，及關而卒。使者馳駟白之，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吊賜命服。諡曰安道先生。

宋纖字令文，敦煌效穀人也。少有遠操，沉靖不與世交，隱居酒泉南山，明究經緯。弟子受業三千餘人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士也，具威儀鳴鑼鼓造焉；纖重樓深閣，距而不見。岌嘆曰：「先生名可聞而身不可見，德可仰而形不可見；吾而今而後，知先生人中龍也」。銘詩於石壁曰：「丹崖百丈，青壁萬尋。奇木蓊鬱，蔚若鄧林。其人如玉，惟國之琛。室邇人遠，實勞我心」。卒時年八十三。諡曰玄虛先生。

⁶⁹原作「真隱」，誤；依本書體例當作「道隱」，今逕為改正。

道默

陶淡字處靜，太尉侃之孫也。幼孤，好導養之術，謂仙道可期。年十五六，便服食絕穀，不昏娶；家累千金，僮客百數，淡終日端拱，曾不營問。頗好讀易，善卜筮。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，養一白鹿以自偶。親故有候之者，移度水，莫得近之。州舉秀才，淡遂轉逃羅縣埤山中，終身不返，莫知所矣。

道隱

陶潛字淵明，侃曾孫也。少懷高尚，博學善屬文，穎脫不羈，任真自得。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：「先生不知何許人也，亦不詳其姓字，宅邊有五柳樹，因以為號焉。閒靖少言，不慕榮利。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；每有會意，便忻然忘食。性嗜酒，家貧不能常得，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，造飲盡，其在必醉；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；短褐穿結，簞瓢屢空，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。忘懷得失，以此自終。贊曰：黔婁有言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汲汲於富貴。極其言茲，若人之儔乎！酣暢賦詩以樂其志，無懷氏之民歟！葛天氏之民歟！」其自序如此，時人以為實錄。自以曾祖晉氏宰輔，恥復屈身後代，自宋高祖王業漸隆，不復肯仕。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，義熙以前，明書晉氏年號；自永初以來，唯云甲子而已。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是羲皇上人。元嘉四年卒，年六十三。顏延年誄之。諡曰靖節徵士。

道品

陸脩靜字元寂，吳興東遷人。父琳，九徵不起，說高道處士。

先生蹠有重輪，足有雙蹠，掌有大字，背有斗文。篤好文籍，旁究象緯。及長，好方外遊。南詣衡湘九疑，訪南真之遺跡；西至眉西城，尋清虛之高躅。宋元嘉末，市藥京邑。文帝召，不往，因還廬山。明帝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，住後堂。又會于華林園之延賢館，王公畢集，先生鹿巾謁帝而升，帝肅然加敬。遂以晏季真取到楊許真人上清經法，付先生總括三洞，為世宗師。仍北郊天印山立崇虛館，為傳經宗壇。明年帝疾，即其館修金錄齋。一夕，有黃氣如寶蓋狀，彌覆壇宇，帝復感異夢，疾良愈。元徽五年正月，忽若趨裝將還舊山，弟子皆訝之。乃三月二月儻然解化。送冠履藏簡寂觀。諡曰簡寂先生。宣和贈丹元真人。

道言

董京字威輦，不知何郡人。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，被髮而行，逍遙吟詠，常宿白社中。孫楚時為著作，數就社中與語。後數年遁去，莫知所之。於其寢處，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。其一曰：「乾道剛簡，坤體敦密。芒芒太素，是則是述。末世流奔，以文代質。悠悠世事，孰知其實。逝將去此至虛，歸我自然之室」。又曰：「孔子不遇時，彼感麟。麟乎麟！胡不遁世以存真」。

道化

單道開，敦煌人。常衣羸褐，或贈以繒服，皆不著。不畏寒暑，晝夜不臥。恆服細石子，一吞數枚，日一服，或多或少。好山居，而山林諸神見異形試之，〔初〕無懼色。⁷⁰石季龍時從西平來，一日行〔七〕百里，⁷¹至秦州表送到鄴，季龍令佛圖澄與語，

⁷⁰「初」「七」，據晉書卷九十五本傳補。

⁷¹同上。

不能屈也。澄曰：「此道士觀國興衰，若去者，當有大亂」。及季龍末，道開南渡許昌，鄴中大亂。昇平三年至京師，後至南海入羅浮山，獨處茅茨，蕭然物外。年百餘歲，卒于山舍。弟子以〔尸〕（居）置石穴中，⁷² 弟子乃移入石室。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，登羅浮〔山，至〕石室口，⁷³ 見道開形骸如生，香火瓦器猶存。嘆曰：「法師業行殊群，⁷⁴ 〔正〕（政）當如蟬蛻耳」。⁷⁵ 乃為之贊云。

南史

道隱

宗炳字少文，南陽人。宋武帝既誅劉毅，領荊州，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：「今日何施而可」？永曰：「除其宿讐，倍其惠澤，貫敘門次，顯擢才能而已」。武帝納之，乃辟炳為主簿，不起，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栖丘飲谷三十餘年，豈能折腰為趨走吏耶」？帝善其對而止。炳妙善琴書圖畫，精於言理，每遊山水，往忘歸。兄臧為南平太守，逼與俱還。乃於江陵三湖立宅，閒居無事。〔高祖〕召為太尉行參軍驃騎，⁷⁶ 道憐命為記室，並不就。衡陽王義季為荊州，親至其室，與之歡宴；命為諮議參軍，終不起。好山水，愛遠遊；西陟荆巫，南登衡嶽，因疾還江陵。歎曰：「老疾俱至，名山恐難，唯澄懷觀道，臥以遊之」。凡所遊履，皆圖之於壁，謂

⁷² 「尸」據晉書本傳正。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十八作「屍」。

⁷³ 「山，至」據晉書本傳及體道通鑑卷二十八補。

⁷⁴ 「業行」原作「行業」。按晉書本傳及體道通鑑卷二十八乙。

⁷⁵ 「正」據晉書本傳正。

⁷⁶ 「高祖」據宋書卷九十三本傳補。

人曰：「鼓琴動操，欲令眾山皆響」。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，桓氏亡，其聲遂絕，唯炳傳焉，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。⁷⁷

道儒

沈道虔，吳興武康人。少仁愛，好老易，居縣北石山下精廬，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，困不改節。受琴於戴逵王敬弘，⁷⁸ 深敬之。州凡十二命，皆不就。有竊其園菜者，外還見之，仍自逃隱，待竊去乃出。又有拔其屋後大筍，令人止之曰：「惜此筍欲得成林，更有佳者相與」。乃遣買大筍送與之，盜者慚不取，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。鄉里少年相率受業，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，武康令孔忻之厚相資給，受業者咸得有成。文帝聞之，遣使存問。道虔年老蔬食，恒無經日之資，而琴書為樂，孜孜不倦。卒，子慧鋒修其業，不就州辟。

道隱

劉凝之字隱安，⁷⁹ 南郡枝江人也。慕老萊嚴子陵為人，〔推〕（拒）其家財與弟及兄子，⁸⁰ 立屋於野外，非其力不食。州里重其德行，辟召並不就。臨川王義慶、衡陽王義季並遣使存問，凝之答書頓首稱僕，不修百姓禮，人或譏焉。凝之曰：「昔老萊向楚王稱僕，嚴陵亦抗禮光武，未聞巢許稱臣堯舜」。時荊州年飢，義季慮凝之餒斃，餉錢十萬。凝之大喜，將錢至市門，觀有飢色者，悉分與之，俄頃立盡。性好山水，一旦攜妻子泛江湖，隱居衡山之陽；登

⁷⁷ 「楊歡」本傳作「楊觀」。

⁷⁸ 「戴逵」宋書卷九十三本傳作「戴逵」。

⁷⁹ 宋書卷九十三本傳作「志安」。

⁸⁰ 「推」據本傳改。

高嶺，絕人跡，為小屋居之。採藥服食，以終其身。

道隱

褚伯玉字元璩，吳郡錢唐人。少有隱操，寡嗜欲。年十八，父母為婚娶，婦入前門，伯玉從後門出。遂往剡中，居瀑布山。性耐寒暑，時人比之王仲都。在〔山〕三十餘年，⁸¹ 隔絕人物。王僧虔為吳郡，⁸²苦禮致之，伯玉不得已，停郡信宿，纔交數言而退。高帝即位，手詔吳會二郡，以禮迎遣，又辭疾。上不欲重違其志，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。卒年八十六。伯玉常居一樓上，仍葬樓所。孔珪從其受道法，⁸³為於館側立碑。

道儒

顧歡字景怡，一字玄年，吳郡鹽官人。年六七歲，知推六甲。家貧，父使田中驅雀，作黃雀賦而歸，雀食稻過半，父怒，將撻之，見賦乃止。鄉中有學舍，歡貧無〔以〕受業，⁸⁴於舍壁後倚聽，無遺忘者。夕則然松節讀書，或然糠自照。及長，篤志不倦。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，假為書師，從之受業。年二十餘，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。母亡，水漿不入口六七日，廬于墓次，遂隱居不仕。於剡中天台山開館聚徒，受業常近百人。性好黃老，修服食，不與人通。每旦出戶，山禽集其掌取食。兼解陰陽書，為術數多效驗。山陰白石村往往邪病，村人告訴哀於歡，歡乃往村中為講老子，病者皆愈。又有病邪者問歡，歡曰：「家有何

⁸¹「山」據南齊書卷五十四本傳補。

⁸²「王僧虔」本傳作「王僧達」。

⁸³「孔珪」本傳作「孔稚珪」。

⁸⁴「以」據南齊書卷五十四本傳補。

書」？答曰：「唯有孝經」。歡曰：「可取仲尼置病人枕邊，恭敬之自瘥也」。病者果愈。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善穰惡，正勝邪，病所以瘥」。孔珪嘗登嶺尋歡，共談四本，歡曰：「夫中理唯一，豈容有二；四本無正，失中故也」。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。歡口不辯，長於著論。又註王弼易二繫，學者傳之。齊高帝輔政後，為揚州主簿，及踐祚，乃至，稱山谷臣，進政綱一卷，優詔稱美。東歸，賜麈尾素琴。知將終，賦詩言志，曰：「五塗無恒宅，三清有恒舍。精氣因天行，遊魂隨物化。鵬適大海，蜩鳩之桑柘。達生任去留，善死均日夜。委命安所乘，何方不可駕。翹心企前覺，融然從此謝」。自剋死日，自擇葬時，卒於剡山，時年六十四，身體香軟，蓋尸解仙化焉。還葬舊墓，木連理生於墓側，縣令江山圖表狀。

道儒

杜京產字景齊，吳郡錢唐人也。少恬靜，閉意榮宦。博涉文義，專修黃老。與同郡顧歡同契，於始寧東山開舍授學。建武初，徵為員外散騎侍郎之職，京產曰：「莊生持釣，豈為白屋所回」。⁸⁵竟辭疾不就，卒。

道質

宗測字敬微，宋徵士炳之孫也。測少靜退，不樂人間。常嘆曰：「家貧親老，不擇官而仕，先哲以為美談，余竊有感。誠不能潛感地金，冥致江鯉，但當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。孰能食人重祿，憂人重事乎」？驃騎豫章王疑辟為參軍，測答府召云：「何為謬傷

⁸⁵「白屋」南齊書卷五十四本傳作「白璧」。

海鳥，橫斤山木」？豫〔章〕王復遣書請之，⁸⁶ 測答曰：「性同鱗羽，愛止山壑，眷戀松雲，輕迷人路。縱宕巖流，有若狂者，忽不知老至，而今鬢髮已白，豈容課虛責有，限魚慕鳥哉！」⁸⁷ 欲遊名山，乃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。測長子賓官在京師，如父此旨，便求祿還為南郡丞，測遂付以家事。刺史安陸王子敦，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，測無所受。唯齋老莊二書自隨。子孫拜辭悲泣，測長嘯不視，遂往廬山，止祖炳舊宅。魚復侯子響為江州，厚遣贈遺。測曰：「少有狂疾，尋山採藥，遠來至此。量腹而進松朮，度形而衣薜蘿，淡然已足，豈容當此橫施！」子響命駕造之，測避不見。唯與同志庾易、劉、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。建武二年，徵為司徒主簿，不就，卒。測善畫，自圖阮籍遇孫登於行鄣，⁸⁸ 坐臥對之。兼好音律，善易老，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。又嘗著衡山、廬山志云。

道儒

沈麟士字雲禎，吳興武康人。幼而俊敏，年七歲，聽叔父岳言玄竇散言，無所遺失。岳撫其肩曰：「若斯文不絕，其在爾乎！」及長，博通經史，有高尚之心，晦于邑之餘不溪。家貧，以織簾為業，誦書口不息，鄉人號為織簾先生。精於禮傳，嘗自話訓鄉曲。或勸之仕，答曰：「魚縣獸檻，天下一契，聖人玄感，⁸⁹ 所以每履吉先。吾誠未能景行坐忘，何為不希企日損」。乃作玄散賦以絕之。講經教授，從學士數十百人，各營屋宇，居止其側。時人為之

⁸⁶ 「章」據南齊書卷五十四本傳補。

⁸⁷ 「限魚慕鳥」冊府元龜二百九十二，及八百十均作「恨魚慕馬」。

⁸⁸ 「孫登」本傳作「蘇門」。

⁸⁹ 「玄感」南齊書卷五十四本傳作「玄悟」。

語曰：「吳 山中有賢士，⁹⁰ 開門教授居城市」。宗人吏部郎中淵、中書郎約等並表薦麟士義行，徵為著作郎，不就。乃與約等書曰：「名者實之賓，本所不庶，中央無心，空勤南北，為惠反兇，將在於斯」。年過八十，猶手鈔，燈下細書，復成二三千卷，時人以為養身靜默所致。製黑蝶賦以寄意。註周易兩繫、莊子內篇，老子要略與他經數十卷。卒于家，年八十五。臨終遺教依皇甫玄晏，棺中貯孝經一卷。穿壙二尺置棺，不設几位。四時他席玄酒而奠，子 奉而行之。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為之誄。唐刺史顏真卿撰沈氏述祖德記表慶，樹于祖碑以旌其美焉。墓在金 山。

道質

庾易字幼簡，新野人也。志性恬靜，不交外物。臨川王映臨州，表薦，餉麥百斛。易謂使人曰：「走樵採麋鹿之伍，終身毛褐，馳騁日月之車，保自耕之祿，於大王之恩，亦已深矣」。固辭不受，以文義自樂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，贈以鹿角書格、蚌盤研、白象牙筆，並贈詩曰：「白日清明，青天寥亮。昔聞巢許，今 臺尚」。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。建武三年，詔徵為司空主簿，不就，卒。

道儒

庾承先字子通，潁川 陵人也。沉靜有志，是非不涉於言，喜愠不形於色，人莫能窺也。玄經秘典，靡不該綜；九流七略，咸所精練。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。鄱陽忠烈王欽其風味，要與遊處，令講老子，遠近名士咸來赴集，論難鋒起，承先徐相酬答，皆得所

⁹⁰「吳 山」本傳作「吳差山」。

未聞。中大通三年，廬山劉慧斐至荊州，承先與之有舊，往從之。荊峽學徒因請講老子，湘東王命駕臨聽。還山，王親祖道，並贈篇什。

道品

陶弘景字通明，秣陵人也。十歲，得葛洪神仙傳讀之，謂人曰：「仰青雲，白日，不覺為遠矣」。神儀明秀，朗目眉，細形長額聳耳，右膝有數十黑子，作七星文。讀書萬餘卷，一事不知，以為深恥。善琴，工草隸。未弱冠，齊高帝作相，引為侍讀，除奉朝請先生，故事多所取焉。⁹¹家貧，求宰縣不遂。永明十年，脫朝服掛神武門，上表辭祿，詔許之。賜以束帛，所在月給茯苓五斤，白蜜二升以供服餌。及發，公卿祖之征虜亭，咸云：「宋齊以來，未有斯事」。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，乃山中立館，自號華陽隱居，人間書劄，即以「隱居」代名。始從東陽孫遊嶽受符圖經法，歷江左諸名山，訪求楊許諸真跡。嘗謂門人曰：「吾見朱門廣廈，雖識其華樂，而無欲在之心。望高巖，瞰大澤，知此難立，正自恒欲就之。且永明中求祿，得差舛，若不爾，安得為今日之事」。先生為人圓通謙謹，出處冥會，心如明鏡，遇物便了，言無煩舛，有亦隨覺。永元初更築三層樓，弟子賓客居其下，與物遂絕。特愛松風，欣然聞其響。有時獨遊泉嶺，望見者以為仙人。性好著述，尚奇異，尤明陰陽五行、風角、星算、山川地理、方圓產物、⁹²醫術本草、帝代歷年。嘗造渾天象，高三尺許，地居中央，天轉而地不動，以機動之，悉與天會，云修道所須也。深慕張良為人，云古賢無比。齊末為讖曰：「水木為梁」。及梁武兵

⁹¹「除奉朝請先生，故專多所取焉」。梁書卷五十一本傳作「朝儀故事多取決焉」。

⁹²「方圓」本傳作「方圖」。

至薪城，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。及聞議禪代，先生授引圖讖數家，皆成梁字，令弟子進之。帝既早與之遊，即位，恩禮逾篤。先生已得神符秘訣，神丹屢成而輟，帝每給藥物。又服所製飛丹有驗，益敬重之。得所上書，燒香虔受。帝使造年曆，至己巳歲而加朱點，實太清三年也。帝手招之，錫以鹿皮巾，唯畫兩牛以答，一牛散放水草間，一牛著金籠頭，有人執繩以杖驅之。帝笑曰：「此人無所不作，欲曳尾之龜，豈有可致之理」。國家大事，無不前以諮詢，月中常有數信，時人謂為山中宰相。天監四年，移居積金東，以修上道，自隱處四十許年，年逾八十而有壯容。仙書云：「眼方者壽千歲」，先生末年，一眼有時而方。既妙解術數，逆知梁祚將覆，預製詩云：「夷甫任散誕，平叔坐論空。豈應昭陽殿，化作單于宮」。秘詩在篋，化去後，門人方稍出之。大同末，士人競談玄理，不習武事，比侯景篡，果在昭陽殿。逆期先知去日，為告逝篇。大同二年卒，年八十一。贈中散大夫，諡貞白先生。所著山世書數百卷，弟子受法者三千餘人。從子栩撰華陽隱居陶先生本起錄，吳興謝淪撰陶先生小傳，李渤撰梁茅山貞白先生傳，賈嵩撰蓬萊都水監陶真人內傳，宣和封宗元翊教真人誥。誥詞曰：「朕膺琅霄之景命，握龍漢之寶符；蓋將敷暢靈音，恢崇道化；闡微言於至教，薦休命於列真。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跡榮羅，濯精華闕。神交無累，跡雖相於山中；誠感夙通，賦已仙於海上。顧德名之莫擬，豈妙蔭之敢忘。尚都顯號之榮，永介涵生之祉」。

玄品錄卷之四

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

南史

道品

周子良字元和，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。本豫州汝南縣人，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。祖文朗，宋江夏王國左常侍。所生父耀宗，文朗第五子，郡五官掾，早卒。繼〔伯〕父耀旭，⁹³揚州議曹從事；母永嘉徐淨光，懷娠五月，夢室中仙聖皆起行，四面來遶已身，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。十歲，隨母永嘉。天〔監〕（鑿）七年，⁹⁴隱居東遊海嶽，度嶠至永嘉，憩于天師治堂，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，時年十二。因求入山服節為弟子，始受仙靈錄、老子五千文、西嶽公禁虎豹符，便專心於香燈之務。凡好

⁹³「伯」據周氏冥通記卷一補。

⁹⁴「監」據冥通記卷一正。

書畫，人間雜伎，經心則能。後隨往南霍，及反木溜，十一年從還茅嶺，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。十二年秋，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，乃出就西阿別〔廡〕（解）住。⁹⁵子良密受靈旨，降直接仙，而隱居未嘗有疑。蓋自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夏至日，忽爾寢臥，彌綸良久乃起，是為感降之始。其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昃後，平臥尸解，時年二十。隱居料理篋蘊，而永無遺記。十一月甲子旦因往燕口洞，果得一大函書，遂登崎嶇鉤取，拜請將還，即是從來受旨。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糵，乃依日月次第，類為周氏冥通記四卷，隱居又撰周玄人傳於記前。進之武皇帝。子良蓋三生學道，初生周達家，次生劉偉家。其學道精勤之福，方流今身。已經三過上仙籍，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，故經生死乃遂，始得保命府，改名太玄字虛靈，為保籍丞。後更奏東華為保晨司，而刻名紫玉之簡者矣。眾真降教玄旨，具于本記中也。

道術

孫文韜一名韜，字文藏，會稽剡縣人。入茅山師隱居，參受真法；及見楊許三真手書上經，稍學模寫，遂大巧妙。後學大王書，殊有深分，當時稱之華陽南洞九錫文碑。許長史舊館壇碑，並韜之跡也。南洞碑陰云：「文韜心柔容毅，跡方智圓；既業不群物，故異簡刊焉」。所謂異簡之刊，山中絕考矣。

道儒

馬樞字要理，抹風郿人也。博極經史，尤精周易、老子義。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，引為學士。遇侯景之亂，綸舉兵援臺，留書

⁹⁵「廡」據冥通記卷一正。

二萬巷付樞。樞肆志尋覽殆，乃喟然嘆曰：「吾聞貴爵位者以巢、由為桎梏，愛山林者以伊、呂為笥庫，束名實則芥柱下之高，⁹⁶ 翫清虛則糠席上之說，稽之篤論，亦各從其好也。比求志之士，望途而息。豈天之不惠高尚，何山林之無聞甚乎？」乃隱於茅山，有終焉之志。樞少屬離亂，凡所居處，盜賊不入，依託者常數百家。陳元嘉元年，文帝徵為度支尚書，辭不應命。晚年，目精洞黃，能視閭中物。白燕一雙，巢其庭樹，馴狎闌廡，時至几案，春來秋去，幾三十年。〔太建〕（大業）十三年卒。⁹⁷ 撰道覺論行于世。

道品

薛彪之，晉陵人。少不狎俗，無羨榮秩。齊建武二年，停東川採訪真秘，三年乃反。啟於句曲大茅東嶺洞天館行道，松餐飲，彌歷年歲也。館即晉真人任敦成道之所，壇猶存，殊有靈驗；先生是以訪古求真而即地焉。

隋

道術

徐則，東海剡人也。幼沉靜寡欲，受業於周弘正。善三玄，精於論議，盤擅都邑。則嘆曰：「名者實之寶，吾其為寶乎？」遂懷栖隱之操，杖策入縉雲山，從學者數百人。陳太建中應召來憩至真

⁹⁶陳書卷十九本傳作「柱下之言」。

⁹⁷「太建」據本傳改。案大業無十三年。太建為陳宣帝年號，十三年辛丑為隋開皇元年，西元五八一。

觀；期月，辭入天臺山，因絕粒養性，所資惟松朮而已。雖隆冬冱寒，不衣綿絮。初在縉雲山，太極真人徐君降而謂之曰：「汝年出八十，當為王者師，然後得道也」。時晉王廣鎮揚州，聞其名，手書召之。則謂門人曰：「吾今年八十有一，王來召我，徐君之言，信而有徵矣」。遂詣王。王請受道法，則辭以時日不便。其後夕中，命侍者取香火，如平常朝禮之儀，至五更而死。肢體柔弱如生，停留數旬，顏色無變。王遣使送還天台藏之。時自江都至于天台，在道人多見則徒步，云得放還，至其舊居，取經書道具分遺弟子，仍令淨掃一房，曰：「有客至，宜延之於此」。然後跨石梁而去，不知所之。須臾樞至，方知其靈化，時年八十二。王聞而益異之，遣畫工圖其像，柳 為之贊云。

張羨初仕後周，為司成中大夫，撰老子莊子議凡五十二篇，名曰道言。

唐

道品

王遠知，瑯 人。祖景賢，梁江州刺史。父曇選，陳揚州刺史。母駕部郎中丁超女也；嘗晝寢，夢靈鳳集其身，因而有娠，又聞腹中啼聲。沙門實誌謂：「曇選日生子，當為神仙宗伯」。遠知生於梁大通二年。少聰敏，博綜群書。初師宗道先生臧矜，後入茅山，嗣修陶隱居經法。陳主聞其名，召入重陽殿令講論，甚見嗟賞。及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，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，遠知乃來謁見，斯須而鬚髮變白，王懼而遣之，頃復其舊。煬帝幸涿郡，員外郎崔鳳舉，就邀之，見於臨朔宮，帝躬執帝子禮， 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。及幸揚州，諫不宜遠去京國，帝不能從。唐高祖之龍

潛也，遠知嘗密傳符命。武德中，太宗、平王、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，迎謂曰：「此中有聖人，得非秦王乎」？太宗因以實告，遠知曰：「方作太平天子，願自愛」。太宗登極，將加重位，固請歸山。貞觀九年，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，並度道士。降璽書曰：「先生操履夷簡，德業冲粹，屏棄塵雜，栖志玄虛，吐故納新，食芝餌朮。念眾妙於三清之表，返華髮於百齡之外。道邁前烈，聲高自古，非夫得秘訣於金壇，受幽文於玉笈者，孰能與於此乎！朕昔在藩朝，早獲問道，眷言夙範，無忘寤寐。近覽來奏，請歸舊山，已有別，不遺高志，並許置觀，用表夙心。未知先生早晚以屆，江外所營棟宇，何當就功？佇聞委曲，副茲引領。近已令太史令薛等往詣，令宣朕意」。其年八月十四日，謂弟子潘師正曰：「吾見仙格，以吾小時誤傷一童子吻，不得自白日昇天。見署少室伯，將行在即」。至十六日，沐浴加冠衣，焚香而寢。顧問侍者曰：「日時早晚」？對曰：「辰時」。曰：「好」。即整冠而化。年一百二十六歲。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，諡曰昇真先生。則天嗣聖加贈金紫光祿大夫。天授二年，改諡曰昇玄先生，時稱王法主云。

道言

徐洪客，泰山道士也。隋亂，貽李密書曰：「大眾久聚，恐米盡人散，師老厭戰，難以成功。宜乘進取之機，因土馬之銳，沿流東指，直向江都，執取獨夫，號令天下」。密壯其言，以書招之，洪客竟不出，莫知所之。致堂胡君曰：「洪客之謀，奇而正，非惟李密不及，唐諸人皆不及也。天下未嘗無才，或隱屠販，寄於盜賊。洪客魏徵優遊黃冠中，而抱匡時之略，懷濟世之具，而人不知也。隋煬無道，民怨可也，軍叛可也，士大夫去之可也。為道士栖身煙霞，脫跡塵垢，人君得失，天下理亂，何預已事？而慷慨發言，深達要領，勸人決策，直取獨夫。詩云：『人之秉，好是懿

德』。其此之謂矣！然李密不足與言，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興師，或無路自達，聊於蒲城公發之耶？以此一言，觀其人胸中之奇固多矣，而迄不自見。雖太宗得天下，亦寂無所傳聞，豈已死歟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？嗚呼！可謂高士矣」。

道權

魏徵字玄成，魏州曲城人。少孤落魄，棄貲產不營，有大志。隋亂，隱為道士。後佐太宗，以直諫勸行仁義，致貞觀太平，為一代宗臣。唐書本傳不備錄。

道術

薛頤，河東汾陰人。少好玄言，大業中去俗為道士，解天文律曆。煬帝時引入玉清觀內道場，亟令章醮。武德初遣直秦府。頤嘗密謂秦王曰：「德星守秦分，王當有天下，願王自惜也」。累遷至太史令。貞觀中將封禪泰山，有彗星見，頤因言考諸玄象，恐未可東封；會褚遂良亦言其事，於是乃止。頤後上表請復為道士，太宗為置紫府觀於九山，拜頤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。又於觀中建一清臺，候玄象，有災祥、薄蝕、謫見等事，隨狀上聞。前後所奏，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。淳風在隋亦嘗為道士，號黃冠子，以論撰自見云。

道隱

王績字無功，絳州龍門人。性簡放，不喜拜揖。兄通，隋末大儒也。績累應孝悌廉潔舉，授秘書正字。不樂，求為六合丞。以嗜酒，不任事。時天下大亂，遂解去。嘆曰：「網羅在天，吾且安

之」？乃還鄉里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。有隱士仲長子光者，服食養性，績慕其真素，徙與相近。子光瘖，未嘗交語；嘗與對酌，悠然歡甚。績有奴婢數人種黍，春秋釀酒，養鳧雁，蒔藥草自供。以周易、老子、莊子置床頭，他書罕讀也。欲見兄，渡河還家。愛遊北山東，因號東子。乘牛經酒肆，或留數日。武德初，以前官待詔門下省，故事官給酒日三升；或問：「待詔何樂耶」？答曰：「良醞可戀耳」。貞觀十八年卒。

道品

葉法善，栢蒼人也。自曾祖三代為道士，皆傳卜筮攝養之術；少受符籙，能厭劾鬼神。顯慶中，高宗聞其名，徵詣京師，將加爵位，固辭之。留內道場，供待特異。高宗時廣徵方士，合鍊黃白；法善上言：「金丹難就，徒費財物，有虧政理，請柬其真偽」。帝然其言，因令法善試之，出者九十餘人，遂一切罷之。法善自高宗、則天、中宗歷五十年，常往來名山。數召入禁中，盡禮問道。睿宗即位，稱其有冥助之功。先天二年，拜鴻臚卿，封越國公，仍依舊為道士，止於京師之景隆觀。贈其父慧明銀青光祿大夫，歙州刺史李邕撰碑，當時尊寵，莫與為比。法善生於隋大業之丙子，卒於開元之庚子，凡百七歲。八年詔曰：「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，天真精密，妙理玄暢，⁹⁸ 包括秘要，發揮靈奇，⁹⁹ 固以冥默難源，¹⁰⁰ 希夷罔測，¹⁰¹ 而情栖蓬閣，跡混朝伍；保黃冠而不杖，¹⁰²

⁹⁸ 「玄暢」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十九作「幽暢」。

⁹⁹ 「奇」體道通鑑作「符」。

¹⁰⁰ 「難源」體道通鑑作「難言」。

¹⁰¹ 「罔測」體道通鑑作「罕測」。

¹⁰² 「不杖」體道通鑑作「不拔」。

加紫綬而非榮；卓爾孤秀，¹⁰³ 冷然獨往，勝氣絕欲，¹⁰⁴ 貞風無塵，金骨外聳，珠光內耀，¹⁰⁵ 斯乃體應中仙，名昇上德。朕嘗聽政之暇，屢詢至道，¹⁰⁶ 公以理國之法，數陳昌言，¹⁰⁷ 謀參隱諷，事〔宜〕（宜）弘益。¹⁰⁸ 嘆徽音之未泯，悲形解之俄留。曾莫〔 〕（整）遺穢，¹⁰⁹ 良奄及〔永〕（水）；¹¹⁰ 惟平昔感愴于懷，宜申禮命，式旌泉壤。可贈越州都督」。

道品

孫思邈，京兆華原人也。七歲就學，日誦千餘言。弱冠，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。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：「此聖童也，但恨其器大，適小難為用耳」。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，隱居太白山。隋文帝輔政，徵為國子博士，稱疾不起。嘗謂所親曰：「過五十年，當有聖人出，吾方助之以濟人」。及太宗即位，召詣京師，嗟其容色甚少。謂曰：「故知有道者，誠可尊重，羨門廣成，豈虛言哉」！將加以爵位，固辭不受。顯慶四年，高宗拜諫議大夫，又固辭。上元元年，辭疾請歸，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。當時知名之士〔宋〕（宗）令文、孟詵、盧照鄰等，¹¹¹ 執師資之禮以事焉。思邈嘗從幸九成宮，照鄰留在其宅，時庭前有病梨樹，照鄰為之賦，其敘曰：「癸酉歲，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，父老云是鄱陽公主

¹⁰³ 「孤秀」體道通鑑作「孤芳」。

¹⁰⁴ 「絕欲」體道通鑑作「絕俗」。

¹⁰⁵ 「內耀」體道通鑑作「內映」。

¹⁰⁶ 「屢詢」體道通鑑作「屈詢」。

¹⁰⁷ 「數陳」體道通鑑作「屢奏」。

¹⁰⁸ 「宜」據體道通鑑改。

¹⁰⁹ 「 」據體道通鑑改。

¹¹⁰ 「永」據體道通鑑改。

¹¹¹ 據唐書卷一百九十一本傳補正。

邑司。昔公主未嫁而卒，故其邑廢，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。孫君道合古今，學殫數術，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，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。其推步甲乙，度量乾坤，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」。照鄰有未疾，醫所不能愈，乃問其道何如？思邈曰：「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，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。天有四時五行，寒暑迭代；其轉運也，和而為雨，怒而為風，凝而為霜雪，張而為虹霓，此天地之常數也。人有四肢五臟，一覺一寐，呼吸吐納，精氣往來；流而為榮衛，彰而為氣色，發而為音聲，此人之常數也。陽用其形，陰用其精，天人之所同也。及其失也，蒸則生熱，否則生寒，結而為瘤贅，陷而為癰疽，奔而為喘乏，竭而為焦枯。診發乎面，變動乎形，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。故五緯盈縮，星辰錯行，日月薄蝕，孛彗飛流，此天地之危診也。寒暑不時，天地之蒸否也。石立土踊，天地之瘤贅也。山崩土陷，天地之癰疽也。奔風暴雨，天地之喘乏也。川瀆涸竭，天地之焦枯也。良醫導之以藥石，救之以鍼劑；聖人和之以至德，輔之以人事。故形體有可愈之疾，天地有可弭之災」。又曰：「膽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圓而行欲方。詩曰：『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』，謂小心也。『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』，謂大膽也。不為利回，不為義疚，行之方也。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，智之圓也」。復問養性之要，答曰：「天有盈虛，人有逆危，不自慎，不能濟也。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。慎以畏為本，故士無畏則簡仁義，農無畏則墮稼穡，工無畏則慢規矩，商無畏則貨不殖，子無畏則忘孝，父無畏則廢慈，臣無畏則勳不立，君無畏則亂不治。是以太上畏道，其次畏天，其次畏物，其次畏人，其次畏身。憂於身者不拘於人，畏於己者不制於彼，慎於小者不懼於大，戒於近者不侮於遠。如此則人事畢矣」。思邈自云：「開皇辛酉歲生，至今年九十三矣」；詢之鄉里，咸云數百歲人。話周齊〔間〕事，¹¹² 歷歷如

¹¹²同上。

見，以此參之，不啻百歲人矣。然又視聽不衰，神采甚茂，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。魏徵等受詔，修齊、梁、周、陳、隋五代史，恐有遺漏，屢訪之。思邈口以傳授，有如目睹。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，請問人倫之事，思邈曰：「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，吾孫當為屬〔吏〕（使），¹¹³可自保也」。後齊卿為徐州刺史，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。蓋初謂齊卿之時，溥尚未生而預知其事。凡諸異跡多類此。永淳九年卒。遺令薄葬，不藏冥器，祭祀無牲牢。經月餘，顏貌不改，舉尸就木，猶若空衣，時人異之。註老子、莊子，撰千金方三十卷，攝生真錄、枕中素書、〔會〕三教〔論〕（會）各一卷，¹¹⁴並行于代。

道術

周隱遙字息元，居洞庭苞山。自云：角里先生之後。山有其祖用里村，言其世數人得道。隱遙精修太陰鍊形之術，不以晝夜更動息，不以寒暑易纖厚，不食而甚力，雖飲而無漏。貞觀中召至長安，館於內殿，問修息之道。對曰：「臣所修者匹夫之事，功不及物。帝王一言之利，萬方蒙福，得道之效，速於臣人。區區所學，非萬乘所宜留意」。懇求歸山，詔遂其所適。他日，贊皇李德裕聞其道，建寶曆崇元聖祖院為供養之所。院在句曲山華陽南洞前，令狐楚有記。

道隱

田遊巖，京兆三原人。初補太學生，後罷歸，遊於太白山。每遇林泉會意，留不能去。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，與遊巖俱遊

¹¹³同上。

¹¹⁴同上。

山水二十餘年。後入箕山。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，自稱許由東鄰。調露中，高宗幸嵩山，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問勞其母；遊巖山衣田冠出拜，帝令左右人扶止之。謂曰：「先生養道山中，比得佳否」？遊巖曰：「臣泉石膏肓，煙霞痼疾，既逢聖代，得遂逍遙」。帝曰：「朕今得卿，何異漢獲四皓乎」？元超曰：「漢高欲廢嫡立庶，黃綺方來；豈如陛下崇重隱淪，親問巖穴」。帝於是甚歡。因將遊巖就行宮，並家口給傳赴都，授崇文館學士，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。帝後將營奉天宮，幸嵩山，遊巖舊宅先在宮側，特令不毀，親書題額懸其門曰：「隱士田遊巖宅」。

道質

盧鴻一字顛然，本范陽人，徙家洛陽。少有學業，頗工篆楷隸。隱於嵩山。開元初，遣使備禮，再徵不至。五年下詔曰：「朕以寡薄，忝膺大位，嘗恨玄風久替，淳化未昇，每用翹想遺賢，冀聞上皇之訓。以卿黃中通理，鉤深詣微，窮太一之道，踐中庸之德，確乎高尚，足侔古人。故比下徵書，佇諧善績，而每託辭，拒違不至。使朕虛心引領，于今數年；雖得素履幽人之貞，而失考父滋恭之命，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？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？禮有大倫，君臣之跡不可廢也。今城闕密邇，不足為難，便齋束帛之貺，重宣斯旨，想有以翻然易節，副朕意焉」。鴻一赴徵，六年至東都，謁見不拜。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，奏曰：「臣聞老子言：『禮者忠信之薄』，不足可依，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」。上別召昇內殿，賜之酒食。詔曰：「盧鴻一應辟而至，訪之至道，有會淳風，爰舉逸人，用勸天下，特〔宜〕授諫議大夫」。¹¹⁵ 鴻一固辭。又制曰：「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，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，則知天子

¹¹⁵據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本傳補正。

有所不臣，諸侯有所不友，遯之時義大矣哉！嵩山隱士盧鴻一，抗跡幽遠，凝情篆素，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，雲臥林壑，多歷年載。傳不云乎：『舉逸人，天下之人歸心焉』。是乃飛書巖穴，備禮徵聘，方佇獻替，式弘理政，而矯然不群，確乎難拔；靜已以鎮其操，洗心以激其流。固辭榮寵，〔將〕厚風俗，¹¹⁶ 不降其志，用保厥躬。會稽〔嚴〕（延）陵未可名屈，¹¹⁷ 太原王霸終以病歸，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。歲給米百石，絹五十疋，充其藥物，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。若知朝廷得失，具狀以聞。將還山，又賜隱居之服，並〔其〕（及）草堂一所，¹¹⁸ 恩禮特厚。鴻一有草堂圖十志，好事者傳寶之。

道儒

白履忠，陳留浚儀人也。博涉文史。嘗隱居于古大梁城，人號為梁丘子。景雲中，徵拜校書郎，尋棄官去。開元十七年，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，貞苦守操，有古人之風，堪為入閣侍讀。及徵至京師，履忠辭以老病。詔曰：「處士前秘書省校書郎白履忠，學優綽簡，道賁丘園；探蹟以見其微，隱居能達其志。故以汲引洙泗，物色夷門，素風自高，玄冕非貴，几杖云暮，章秩宜加，俾承禮命之優，式副寵賢之美。可朝散大夫」。履忠尋表請還鄉，手詔曰：「孝悌立身，靜退勵俗，年過耆耄，¹¹⁹ 不雜風塵，盛德與聞，¹²⁰ 通班是錫，豈惟旌賁山藪，實欲獎勸人倫。且遊上京，徐還故里」。乃停留數月而歸。著三玄精辯論一卷，註老子及黃庭內景

¹¹⁶同上。

¹¹⁷同上。

¹¹⁸同上。

¹¹⁹「耆耄」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本傳作「從耄」。

¹²⁰「與聞」本傳作「予聞」。

經，有文集十卷。

道品

潘師正字子真，貝丘宗城人。少喪母，廬於墓側，以至孝聞。大業中度為道士，常事王法主，盡以道家隱訣及符籙授之。師正清靜寡欲，居於嵩山之逍遙谷，積二十餘年，唯服青飯松葉飲水而已。高宗幸東都，因至谷中，見其蕭然獨處，惟一薜荔繩床將朽；惻然問師正：「山中何所須」？對曰：「所須茂松清泉，此山中不乏」。又命作符書，辭曰：「不解符書」。帝與天后嘆異之而去。明日，步輦載至行宮與語，留連信宿乃還。尋所司於其所居造崇唐觀，嶺上別立精思院以處之。復改置奉天宮。又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，號曰：仙遊門。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，皆為師正立名焉。數步輦迎至之時，太常奏新造樂曲，帝令以祈仙、望仙、翹仙為名。前後賜詩凡數十首，甚見尊禮。永淳元年將卒，謂弟子曰：「吾默遊於此，乃復過勞世主，驚擾靈嶽，誠罪人也。汝等學道，不厭深眇」。卒時年九十有八。帝與天后追思不已，贈太中大夫，諡體玄先生，詔司功王適撰碑文。

道術

劉道合，陳州宛丘人。初與潘尊師同隱嵩山，高宗聞其名，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焉。數召入〔宮〕（官）。及將封泰山，屬久雨，帝命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，俄而霽朗，帝大悅，即令馳傳先登太山以祈福祐。前後賜賚皆散與貧乏。高宗嘗命其合還丹，丹成而上之。咸亨中卒。及帝營奉天宮，遷道合之殯室，弟子開棺將易衣

改葬其尸，唯空皮而背上開〔坼〕（折）有似蟬蛻，¹²¹ 盡失其齒骨，眾謂尸解。高宗聞之嘆曰：「劉尊師為朕合丹，乃自服仙去矣」。其所上者，卒無異焉。

道品

司馬子微一名承禎，字子微，河內溫人。周晉州刺史瑯 公裔孫。少好學，薄於為吏，遂為道士。事潘師正，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。師正特賞異之，謂曰：「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，至汝四葉矣」。子微嘗 遊名山，乃止於天台山。則天聞其名，召至都，降手 美之。及將還， 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。景雲二年，睿宗遣其兄承禎就天台山迎之京師，入宮中，首問陰陽術數之事。對曰：「道德經言：『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至於 為』。且心目所知見者，每損尚未能已，豈復攻乎異端，增其智慮哉」？帝曰：「理身 為則清高矣，理國 為如何」？對曰：「國猶身也。老子曰：『遊心於澹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而無私焉，而天下理』。易曰：『聖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』。是知天不言而信，不為而成。 為之旨，理國之道也」。帝嘆息曰：「廣成之言，即斯是也」。子微固辭還山，仍賜寶琴一張及霞文帔而遣之。朝中名士贈詩，李適為倡，屬和三百餘人，題曰：白雲記。盧藏用因指終南山謂先生曰：「是中大佳，何必天台」？答曰：「以余觀之，仕宦之捷徑也」。藏用有慚色，蓋其初隱於終南云。開元九年，玄宗遣使迎入京，親受法籙，前後賚賜甚厚。十年駕還西都，子微又請還天台，玄宗賦詩贈行。十五年復召至都， 於王屋山自選形勝，置壇室以居焉。子微因上言五嶽洞府各有上真人降任其職，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。冠冕章服，佐從神仙，皆有名數，更請立齋祠

¹²¹ 據唐書卷一百九十二本傳正。

之所，以別山林之神。玄宗從其言，因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，其像設制度，依按道經創意為之。子徵工篆隸書，玄宗命以三體寫老子經，因刊正文句，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而奏上之。所居為陽臺觀，上自題其額。賜絹三百疋，以充藥餌之用。年八十九，卒於王屋。其弟子表稱解去之日，有雙鶴遶壇，及白雲從壇中涌出，上連于天；而師容包如生。玄宗深嘆之，乃下制曰：「司馬子微心依道勝，理會玄遠，遊名山，密契仙洞。存觀其妙，逍遙自得之場；歸復其根，宴息無何之境。固以名登真格，位在靈官，林壑未改，遐霄已曠，言念高烈，有愴于懷，宜贈徽章，用光丹籙。可贈銀青光祿大夫，諡真一」。仍御製碑文，韋渠牟作傳。

道華

吳筠字貞節，華州華陰縣人。少通經，善屬文，舉進士不第。性高潔，不奈流俗；入嵩山，依潘尊師為道士，傳正一之法。苦心鑽仰，乃盡通其術。開元中南遊金陵，訪道茅山。久之，遊天台，觀滄海，與有名士相娛樂。文辭傳京師，玄宗聞其名，遣徵之。既至，召入大同殿，與語甚悅，令待詔翰林。一日，問以道術，對曰：「道術之精，無如五千言。其諸文辭蔓語，徒費紙劄耳」。又問神仙修鍊之事，對曰：「此野人事，當以歲月功行求之，非人主所宜問」。筠每開陳，皆名教世務，以微言諷，天子重之。賜號宗元先生。天寶中，李林甫楊國忠用事，綱紀日紊。筠堅求還嵩山，累表不許，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。祿山將亂，求還茅山，許之。既而中原大變，江淮多盜，乃東遊天台剡中，與李白孔巢父為方外交。有文集二十卷，權德輿為序。其玄綱三篇、神仙可學論等，為達識之士所稱。筠之在翰林，特承恩寵。高力士好佛，故嘗短筠於上前，乃堅求放外。然其辭理宏深，文彩煥發，每製一篇，人爭傳寫；雖李白之高放，杜甫之雄雅，能兼之者，其唯筠乎！

道權

李泌字長源，本居鬼谷。七歲如為文，開元十六年以奇童召對，張九齡尤所獎愛，呼為小友。及長，博學善治易。常遊嵩華終南間，慕神仙不死術。天寶中詣闕獻復黃帝九鼎議。帝憶其蚤慧，召講老子有法，得待詔翰林。肅宗即位靈武，物色求訪，會泌亦自至。已謁，見陳天下成敗事，帝悅。將授以官，固辭。願以客從入議國事，出陪輿輦。眾指曰：「黃衣者聖人，白衣者山人」。因賜金紫，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。帝嘗曰：「卿侍上皇，中為朕師，令下判廣平行軍，是朕父子資卿道義」。云崔圓、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，泌畏禍，願隱衡山。有詔給三品祿，賜隱士服，為治室廬山中。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，名曰：「養和」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帝，四方爭效之。代宗立，召至，舍蓬萊殿書閣。初泌不肉食，因賜第詔強食肉。德宗在奉天，召赴行在，授左散騎常侍。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，以便饟漕，以勞進禮部尚書；三年，同平章事。帝嘗從容言：「盧杞清分敢言，然少學，不能廣朕以古道。人皆指其奸，朕初不覺也」。對曰：「陛下能覺杞之惡，安置建中之禍，李揆和蕃，顏真卿使希烈，其害舊德多矣。又楊炎罪不致死，杞擠陷之而相關播，懷光立功，逼使其叛，此欺天也」。帝曰：「卿言誠有之，然建中亂，卿亦知桑道茂語乎？乃命當然」。對曰：「夫命者已然之言，主相造命，不當言命。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」。帝曰：「朕請不復言命」。俄加崇文館學士，修國史。泌請廢正月晦，以二月朔為中和節。因賜大臣戚里尺，謂之裁度百官。進農書以示務本，帝悅，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，皆賜錢燕會。四年八月日蝕東壁，泌曰：「東壁圖書府，大臣當有憂者，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」。明年果卒。泌出入禁中，事四帝，數為權倖所嫉，嘗以智免；且時時儻議，能寤人主，亦自有建明。柳玭稱兩京之復，泌謀居多，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。

道品

李含光，廣陵江都人。本姓弘，避則天諱易焉。家世業儒。父孝威，號貞隱先生，精黃老之術。神龍初，含光以清行度為道士，居龍興觀。開元十七年從司馬子微於王屋山，一見目之曰：「真玉清之容也」。居嵩陽二十餘年，司馬仙去，玄宗召詣闕與語，嘆曰：「吾見含光，知司馬真人猶然在世」。一日，問及金鼎，對曰：「道德公也，輕舉公中之私耳，時見其私。聖人存教，若求生詢欲，則似繫風」。玄宗深感異之。召居陽臺觀歲餘，稱疾乞歸茅山，纂修經法。天寶四年十二月命中使齋璽書徵之，既至，館於禁中。每欲咨稟，必先齋沐。請傳道法，辭以疾，復求還山，乃特楊許故宅紫陽觀以居之，御製詩餞別，禁山中採捕魚獵，食葷血者不得入。時經誥真跡已多散逸，奉詔搜訪，備得寶書進上之。復召山人王旻請含光楷書上經十三紙以補闕，若曰：「欲得神仙手筆，代代相續耳」。七年三月十八日，玄宗受三洞經籙于大同殿，遙禮度師，賜號玄靜先生，法衣一襲，以伸師資之禮。大曆四年十一月十四日，坐蛻于紫陽別院，執簡如生，時年八十有七。以左玄大夫贈正議大夫。顏真卿柳識撰碑，並刻開元手詔二十四通于石。

道華

張志和字子同，初名龜齡，東陽金華人。父遊朝好道，通莊列二子書，著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。母留夢楓生腹上，產志和。年十六擢明經，以策干肅宗，得待詔翰林，授右金吾衛錄事參軍。後以親喪，不復仕。居江湖，自謂煙波釣徒。著玄真子十二卷，因以為稱。又述大易十五篇，其卦三百六十有五。兄浦陽尉鶴齡恐其遁世不返，為築室會稽東郭，茨以生，椽棟不施斤斧，豹席，閉門十年。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少遊往見，為終日留，表其居

曰：玄真，坊巷曰：迴軒巷。又為 橋以達其居，行者謂之大夫橋。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。鳴榔杖拏，隨意所適。垂釣去餌，不在得魚。肅宗嘗錫奴婢各一，志和配為夫婦，名夫曰魚僮，婦曰樵青。人問其故，曰：「魚僮使捧釣收綸，蘆中鼓枻，樵青使蘇蘭薪桂，竹裏煎茶」。竟陵子陸羽、校書郎裴脩問：「孰為往來者」？答曰：「太虛作室而共居，明月為燈以同照，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，何有往來」！顏真卿為吳興刺史，志和來謁，真卿以舴艋既敝，請為更之。志和曰：「儻惠漁舟，願為浮家泛宅，沿泝江湖之上，往來苕霅之間，即野夫之幸矣」。其詼諧辯捷，皆此類也。好畫山水，酒酣或擊鼓吹笛，舞筆飛墨，應節而成。憲宗圖其漁歌，求之不能致。為御史李萼寫圖幃，千變萬化，觀者愕眙，在坐六十餘人各署姓名爵里于其下，志和悉以兩言目之， 皆屬對，舉席嘆駭。然立性孤峻，不可得而親，故顏公作浪跡先生碑云：「視軒裳如草芥，屏嗜慾若泥沙。希跡乎道丈夫，同合乎古作者」。李德裕亦稱其隱而有名，顯而無事，不窮不達，嚴光之比云。

道華

賀知章，會稽永興人。少以文辭知名，舉進士，用陸象先薦，以國子四門博士轉太常博士，累遷至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，又充皇太子侍讀。十三年，玄宗封東嶽，召知章講定儀註，因奏：「名昊天上帝君位，五方五帝臣位。帝號雖殊，君臣異位。陸下享君位于壇上，群臣祀臣位於壇下，誠足垂表來葉，為變禮之大者也。然禮成於三獻，亞終合於一處」。上曰：「朕正欲如是，故問卿耳」。於是 三獻於上壇行事，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。後遷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秘書監。知章性放曠，善談笑，當時賢達皆傾慕之。天寶三載，因病夢遊帝居，乃上疏請為道士，求還鄉里，捨本鄉宅為觀。先是表乞永周湖數頃為放生池，詔許之；復賜鑑

湖剡中 曲。 其觀為千秋觀。命其子典設郎曾為會稽郡司馬，以便奉養。御製詩贈行，並序曰：「天寶三載，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於止足，抗歸老之疏，解組辭榮，志期入道。朕以其夙存微尚，年在遲莫，用脩掛冠之事，俾遂赤松之遊。正月五日將歸稽山，遂餞東路，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帳青門，寵行邁也。豈惟崇德尚齒，亦將勵俗勸人，毋令二疏，獨光漢冊。乃賦詩贈行，凡預茲宴，皆宜屬和。遺榮期入道，辭老竟抽簪。豈不惜賢達，其如高尚心。環中得秘要，方外散幽襟。獨有青門餞， 公悵望深」！皇太子已下咸就餞別。因自號「四明狂客」，又稱「秘書外監」。晚尤蹤逸，遨遊里巷，每醉後屬詞，文不加點。尤善草隸書，與吳郡張旭齊名。還鄉壽養，卒年八十有六。肅宗以侍讀之舊，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：「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澹，襟懷和雅，神清志逸，學富才雄。挺會稽之美箭，蘊崑崗之良玉，故飛名仙省，侍講龍樓。常靜默以養間，因譚諧而諷諫。以莫齒辭祿，再見款誠，願追二老之蹤，竟遂四明之客。允 初志，脫落朝衣，駕青牛而不還，狎白鷗而長住。丹壑非昔，人琴兩亡，惟舊之懷，有深追悼。宜加緼禮，式表哀榮。可贈禮部尚書」。

玄品錄卷之五

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

唐

道華

李白字太白，山東人。少有逸才，志氣宏放，飄然有超世之心。父為任城尉，因家焉。白有知鑒，客并州，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，稱為人傑。而志尚道術，謂神仙可致。不讀非聖之書，恥為鄭衛之作，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。李陽冰所謂「三代以來，風騷之後，驅馳屈、宋，鞭撻揚、馬，千載獨步，唯公一人」。少與魯中儒孔巢父、韓準、裴政、張叔明、陶沔等隱於徂徠山，酣歌縱飲，時號「六逸」。天寶中客遊會稽，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。既而玄宗召筠赴京師，筠薦之於上，遣使召白，入見與語，以七寶床賜食，與筠俱待詔翰林。白既嗜酒，玄宗欲製新樂府，亟召，白已醉臥酒肆。召入，以水灑面，即令秉筆，頃成清平調詞三章，帝嘉之。嘗醉殿上，引足令高力士脫，由是被讒放去，乃浪跡江湖，

終日沉飲。時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，與白詩酒倡和。嘗月夜乘舟，自采石達金陵，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，傍若無人。初賀知章見白，賞之曰：「此天上謫仙人也」。天台司馬子微亦謂白有仙風道骨，可與神遊八極之表。後因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，製青綺冠帔一副，將東歸蓬萊，仍羽人駕丹丘耳。世以為太白之精，一號上清鑒逸真人。

道術

孟詵，汝州梁人也。舉進士，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。詵好方術，睿宗在藩召充侍讀，長安中為同州刺史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神龍初，歸伊陽之山，第以藥餌為事。詵年雖晚莫，志力加壯，嘗謂所親曰：「若能保身養性者，常須善言莫辭口，良藥莫離手」。睿宗即位，召赴京師，將加大用，固辭衰老。景雲中，優詔賜物百段，令每春秋二時給羊酒糜粥。開元初，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，改其所居為「子平里」。卒年九十三。撰家祭禮各一卷，並補養方三卷。

張果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嘗著陰符經玄解，盡其玄理。後授銀青光祿大夫，號通玄先生。

道默

朱桃椎，益州成都人。澹泊絕俗，被裘，人莫能測其所為。長史竇軌見之，遣以衣服鹿幘麕，逼署鄉正，委之地不肯服。更結廬山中，緝木葉自蔽，贈遺一無所受。嘗織芒屨置道上，見者曰：「此朱居士屨也」。為鬻求茗，易之置其處，取去，終不與人接。其為屨，草柔細，環促結密，人爭躡之。高士廉為長史，脩禮迎致之，降階與之語，不答，瞪視而出。士廉再拜曰：「祭酒其使

臣以無事治蜀耶」？乃簡條目薄賦歛，州大治。屢遣人存問，見走林草自匿云。

道術

王希夷，徐州滕縣人也。孤貧好道，父母終，為人牧羊，收傭以供葬，葬畢，隱於嵩山。師道士黃頤，向四十年，盡傳其閉氣導養之術。頤卒，更居 州徂徠山中，與道士劉玄博為棲遁之友。好易及老子，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。景龍中七十餘歲，氣力益壯。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，因訪以治人之術。希夷曰：「孔子稱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可以終身行之矣」。及玄宗東巡， 州縣以禮徵至駕前，年已九十六。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，宦官扶入宮中，與語甚悅。開元十四年下制曰：「徐州處士王希夷絕學棄智，抱一居貞，久謝囂塵，獨往林壑。朕為封巒展禮，側席旌賢，賁然來思，克應嘉召。雖迂綺季之跡，已過伏生之年，宜命秩以尊儒，俾同高於尚齒，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，聽致仕還山，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，仍賜衣一副，絹百疋」。

道默

武攸緒，則天后兄惟良子也。恬澹寡欲，好易、莊周書。少變姓名，賣卜長安市，得錢 委去。后革命封安平郡王，固辭，願隱居；后疑其詐，許之以觀所為。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。后遣其兄攸宜敦喻，卒不起，后乃異之。盤桓龍門少室間，冬蔽茅椒，夏居石室。所賜金銀鑕、高野服，王公所遺鹿裘素幃瘦柶諸物，塵皆流積，不御也。暮年肌肉消膏，瞳有紫光，晝能見星。開元十一年無疾卒。攸緒當諸武赫焰，未嘗 出，卒不蹈其禍云。

道隱

秦系字公緒，越州會稽人。天寶避亂剡中，後客泉州南安。有九日山，大松百餘章，相傳東晉時所植。系結廬其下，穴石為研，注老子，彌年不出。刺史薛播數往見之，歲時致羊酒，而系未嘗至城門。其後東度秣陵，隱於茅山，年八十餘卒。南安人思之，為立亭，號其山為高士峰云。

道品

張蘊字藏真，晉陽人。所居洪州山中，因號洪崖子。身長七尺五寸，鬚眉秀異。工琴書，善長嘯。開元中，明皇召見于湛露殿，授太常卿，累加至司徒。辭曰：「陸下何惜一丘一壑，不令臣追跡巢由」。還山，服氣絕粒，好畜古物。嘗乘雪精騾，侍者五人，橘、栗、葛、柚、朮，常所服者，垂雲笠、六角扇、方木鏡、葛木如意、魏惠壺諸物。朱衣席帽，出入人間，望之真神人焉。所著書有老子、周易、三禮、穀梁註、河東記三十卷，大周昌言十卷。豫章記曰：「隋開皇間改豫章為洪州，先生蓋上古有道之士，復見於隋唐間云」。按真誥：「洪崖先生今為青城真人，墓在武威姑臧縣」。

五代

道言

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，後去為道士。通老子莊周之說。晉高祖召見，問：「道家可以治國乎」？對曰：「道者妙萬物以為言，得其極言，尸居衽席之間，可以治天地也」。祖大其言，延入內殿

講道德經，拜以為師。薦明闈宮中奏時鼓，曰：「陛下聞鼓乎？其聲一而已，五音十二律，鼓無一焉，然和之者鼓也。夫一，萬事之本也。能守一者，可以治天下」。祖益善之，賜號通玄先生。

道華

鄭遨字雲叟，滑州人。敏於文辭，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。見天下已亂，拂衣遠去，乃入少室山為道士。聞華山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，能去三尸，因徙居華陰求之。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。遨種田，隱之賣藥以自給，道殷有釣魚術，鉤而不餌；又能化石為金，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。世目為三高士。節度使劉凝以寶貨遺之，一無所受。唐明宗召以左拾遺，晉高祖召以諫議大夫，皆不應。賜號逍遙先生。天福四年卒，年七十四。遨好飲酒、奕。為詩章，寫縑素，人間傳為寶玩。或圖其形于屋壁，瞻禮之跡雖遠而名愈彰，與夫石門荷蓀之徒異矣。

道質

闕丘方遠字大方，舒州宿松人。幼慧辯，學易於廬山陳玄悟，問大旨於香林左玄澤，澤奇之。後居仙都山隱真巖，從劉處靖修出世之術，而子史群書不忘披覽。嘗自言：「葛稚川、陶貞白，吾之師友也」。詮太平經為三十篇，備盡樞要。唐景福二年，錢鏐謁于餘杭大滌洞，築室以安之。表上其行業，昭宗累徵之。方遠以天文推尋，秦地將欲荊棘，唐祚當革；侔之園綺，無出山林，竟不起。乃降詔褒異，就頒命服，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。由是真靈事跡，顯聞吳楚，門下弟子二百餘人。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，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，安定胡謙光、魯國孔宗魯，皆得其奧者。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，沐浴端坐而化。葬于大滌之白鹿洞。錢武肅王夢騎鶴訪

別。

道質

聶師道字宗微，新安歙人也。性穎悟真淳，言行謙謹，養親以孝聞。師閻丘大方，即郡之東山建問政山房。嘗覽內傳，見服松脂法，入百丈山採松脂，遇蔡真人父子及彭真人。一入山，遽逢三仙人，一日夜，人間月餘矣。其實精習之命也，師道深自嘆異。每林中拾薪斲藥，虎豹弭尾從之，或以薪藥負其背上，送歸而去。歙之近山，獸不傷人，皆師道有以感之也。母問師道遊學所益，具陳其事，喜而曰：「汝以孝養，我以道資，我何幸為汝母矣」。此蓋宿慶所及。出遊南嶽九嶷，擬尋梅真人、蕭侍郎於玉笥；梅即南昌尉福，蕭即子雲字景喬，梁之公子，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亂，全家入山，二君俱得道此山。一日遊郁木坑，乃遇謝通脩，自言本居南嶽，與彭、蔡同隱。攜至所居，授以素書一通。復還，問政三十餘年。每焚修即以彭、蔡、謝真形瞻禮。吳太帝霸江淮，聞其名，徵至廣陵，建玄元宮為所居，賜號逍遙大師問政先生。居廣陵又三十年，弟子五百餘人，後乃隱化而往，絕世思望。而問政山屢有雲鶴見，歙之鄉里親族，以為師道之還故鄉，若令威之歸華表也。有詔褒贈曰：「詢諸贈典，繫乃 章，啟有厥由，子何不舉。故淮浙宣歙管內，道門威儀逍遙大師問政先生，為國焚修大德賜紫聶師道，早通玄理，風契真風，野鶴不群，孤雲自在。昔太祖創基之際，已命焚修，及元勳匡國之初，早曾瞻敬。眷言素業，實冠玄關，雖昇遐屢歷於光陰，而遺懿益隆於寰宇。況教門上請，臺輔奏陳，且將啟玄墟，即回故里，是用加之峻秩，錫以崇階，式表休恩，庶昭往行。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」。

宋

道品

陳搏字圖南，譙郡人。小時戲渦水上，有青衣嫗抱乳之，曰：「令汝永無嗜欲」。聰明過人。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，去隱武當山，辟穀鍊氣。作詩八十一章，號指玄篇。後唐明宗封為清虛處士。俄徙華山雲臺觀，常閉門臥，累月不起。周世宗召至禁中，驗之信然。顯德末，乘白驪將入東都，聞宋太祖即位，大笑曰：「天下定矣」。太宗時召之，圖南辭曰：「臣性同猿鳥，心若死灰，不曉仁義之淺深，安識禮儀之去就。敗荷作服，脫箠為冠；體有青毛，足無草履。苟臨軒陛，貽笑聖明」。太宗再遣中謁者必起之，且賜詩曰：曾向前朝出白雲，後來消息杳無聞。如今若肯隨徵召，盡把三峰乞與君。圖南不得已詣闕，冠華陽巾，躡草履，羽服垂紳，以賓禮見。賜號希夷先生。遣詣中書堂。使謂宰相宋琪等曰：「搏獨善其身，不干勢利，入華山已四十年，計近百歲；以天下治安，故來朝覲，亦可念也」。琪等遂問修養之道，答曰：「聖上有天日之表，正君臣合德圖治之時，勤行修鍊，何以加此」？士大夫日往乞善言，皆答曰：「優遊之所勿久戀，得志之處勿再往」。識者韙之。圖南淹通群經，而尤精易學，蓋以授弟子穆修，修傳李之才，之才傳康節先生邵雍。又以太極圖授种放，放傳穆脩，穆脩傳濂溪先生周茂叔。圖南以故數發機先語，後所以然者，世傳其有人倫風鑒。始太祖居潛日，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，圖南遇諸途曰：「可飲乎」？太祖曰：「願與趙學究俱」。圖南睥睨之曰：「亦可也」。既至酒家，忠獻苦足痺，亟就右坐，圖南詬曰：「紫微垣一小星，敢上次乎」？引而下之。其召也，太宗令見壽王，圖南及門而還曰：「王門廝役皆將相具，何必見王」？由是太宗屬意真宗

矣。端拱二年豫知其終，以表來上曰：「大數有終，聖時難戀」。命弟子賈德昇於張超谷鑿石室，室成而逝。彌月，五色雲蔽山谷不散。

道儒

王昭素，酸棗人也。早學道，尤邃於易。嘗曰：「坤為十月卦，十月純陰用事，猶有陽氣在內，故齊麥先生。直至坤卦之末，尚有龍戰之象。龍亦陽也，則知陽無剝盡之理。蓋陰陽者剛柔迭用，變化日新，生生所資而無盡者也」。其於道深矣。鄉人尊其行，有訟不之官府而獨詣決焉。開寶二年召至講易，踰月求歸，特授國子博士，以禮餞之，時已耄矣。至九十餘乃卒。其首縮入腹中，世言其能龜息云。

道言

澄隱字棲真，常山人。通內外學。太祖征太原，還幸其居，棲真時年八十，容色甚少；太祖問其養生者，對曰：「臣養生則精思鍊氣耳，帝王則異於是。老子曰：『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清靜而民自正』。無為無欲，凝神太和，黃帝陶唐享國永年，得此道也」。帝大悅。其亦孫思邈之流乎！

道言

張無夢字靈隱，鳳翔整屋人也。與种放、劉海蟾為方外交。遊天台赤城，廬於瓊臺。嘗曰：「一者道之用也，其要則無方、無體、無用、無為；無為，無不為矣。飛蠕蠹類，皆含道性；得其道者，無所不變。小則糞蟲變蜩，大則人可變仙矣」。於是觀天地變

化、草木盛衰、風雲捲舒、日月還轉、水火相激、陰陽相摩之理。著還元百篇。真宗召見，問以長生久視之旨，對曰：「臣居山中，但誦易經、老子書而已，不知其他」。因命講易，即說謙卦。上曰：「獨說謙，何也」？對曰：「方當大有之時，宜守之以謙」。上深然之。復命講還元篇曰：「國猶心耳，心無為則氣和，氣和則萬寶結矣。心有為則氣亂，氣亂則英華散矣。此還源之大綱也」。真宗嗟異之，賜秩著作郎，辭不受，力丐還山。後卒於金陵，年九十九。碧虛子陳景元其弟子也。

道言

劉烈，九江人。幼好道，遇異人建隆中得道者，因結廬廬山，密修其道，自號虛谷子。往有譚景昇者，作化書；烈提其要曰：「太虛茫茫而有涯，太上浩浩而有家。得灑氣之門，所以收其根；知元神之囊，所以韜其光。若蚌內守而石內藏，藏之為元精，用之為萬靈，含之為太一，放之為太清。大率以柱下、漆園、黃庭為宗」。嘗謂：「學道者萬物不能遷其性，一心湛然而無思。時導其氣，則百骸皆適；抱純白，養太玄，然後不入其機。則知神之所守，氣之所生，精之所復，何行而不至哉」！

道言

張乾曜，漢天師二十四代孫也。天聖八年召至闕下，仁宗問以白日沖舉事，對曰：「此非所以輔政教也。陛下苟能返古之朴，行以簡易，志慮清明，神氣完和矣，奚事沖舉」？上嘉之，賜號澄素先生。

道質

傅霖，青州人。少與張忠定公詠同學，忠定既貴，求之三十年不可得，嘗慨思其人，作詩以志其意。晚年守宛丘，有被褐跨驢叩戟門大呼曰：「語尚書，青州傅霖來」。閹吏走白其言，忠定怒曰：「傅先生天下名士，汝何人，敢斥名氏乎」？霖笑曰：「別子一世，尚爾童心，是豈知世間有我哉」！忠定問曰：「何昔隱，今出耶」？曰：「子將去矣，來報子耳」。忠定曰：「詠亦自知之」。曰：「知復何言」。遂別去，不告所往。踰月，忠定卒。

道默

率子廉，衡山農夫也。愚朴不遜，眾謂之「率牛」。晚入南嶽觀為道士。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，故魏夫人壇也，道士以其荒寂，莫肯居者；唯子廉樂居之，端默而已，人莫見其所為。然頗嗜酒，往往醉臥山林間，雖大風雨不知，虎狼過其前不害也。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，奉詔禱南嶽謁魏夫人壇，子廉方醉臥不能起，直視公曰：「村道士愛酒，不能常得，得徑醉」。官人怒之，王公察其異，載與歸；月餘，落莫無所言，復送還山，曰：「尊師韜光內映，老夫所不測也，當以詩奉贈」。既而忘之。一日晝寢，夢子廉來索詩，乃作二絕句書版置閣上，眾道士驚曰：「率牛何以得此」？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，忽謂觀中人曰：「吾將有所適，閣不可無人，當速遣繼我者」。眾益驚曰：「天暑如此，率牛安往」？狼狽視之則死矣。始大異之曰：「率牛乃知死日耶」！即葬嶽下。未幾，南臺寺僧守澄自東都還，遇子廉南薰門外，神氣清舉。守澄問何故出山，笑曰：「閑遊耳」。寄書與山中人。澄歸，乃知其死；驗其書，則死日也。發其塚，杖履而已。

道術

趙吉，代州人。既得道，行丐高安城中，故為不潔清者。元豐三年，蘇轍子由謫高安，忽過子由曰：「吾知君好道而未識其要，陽不降，陰不昇，肉多而浮，面赤而癩，教君挽水溉百骸，泱日諸疾除矣。苟不怠，度世可也」。子由用其言，驗。他日問及養性，告曰：「亦嘗夢乎？方其夢也，亦有存歿憂樂之知乎？」曰：「是不可常也」。吉笑曰：「有夢覺之異，則性不全矣」。子由矍然異焉，知其誠有道者。吉自言往在廣陵，為同學蔣生毒其兩目，遂翳；然時能脫翳童子碧子炯炯。其臍以上骨如龜，心以下如鐮。兩骨相值其間，不合如指。時蓋百二十七歲矣。後至興國軍，太守楊繪元素留之，居無幾，俄為所畜驟踢而死，元素為葬之。元祐元年，蜀沙門法震來見大蘇公東都，曰：「法震至雲安酒家見丐者，云吾姓趙，頃識蘇公黃州，幸為我多問」。子由聞之，驚問其狀，知為吉也。興國軍太守朱彥博子時在坐，歸告其父，發其藏，唯一杖兩脛在耳。道書稱尸解之下者，留足一骨，豈謂是耶！

道言

李昊， 洲人，善符禁。陳述古知陳州，官舍多鬼，因空所舍堂致昊，鬼即止。蘇轍子由詰曰：「何能爾耶」？昊曰：「彼多欲，故鬼侮之；吾斷欲久，非有他也」。問從問所以養生者，答曰：「人稟天地五行以生，與天地均，五行之運於天地無窮，而人壽不過百年者，自戕之耳。夫生而知物我之辯，內而在我，外而在物；物我之情不忘於心，我與物為二，則所受五行之氣，判然與五行大分不通，因其所受厚薄，各盡所有而止，故或壽或夭。今誠忘物我之異，使是身與天地相通如一，則五行之氣，中外流注而不竭，安有不長生者哉」！

道華

朱白英字隱芝，句曲朱陽里人。生於太平興國元年，八九歲從牧兒郭干村，能吹笛致鶴，父母以為不祥，棄之。乃從茅山朱元吉著道士服，時年十二，端拱之初也。繼與明真張鍊師居積金山頂，試辟穀術。人稍趨之，遂思遠遊，至襄陽，遇異人陳鐵腳挾往青城山；復過瀨鄉，校讎太清宮古藏經。遇水星童子武仙童名抱一，挾往河中府；謂此行已抵太陰，鍊形一度，行止神變。景德元年，嗣茅山經錄二十三代。真宗遣使祈胤山中，明年生仁宗，事具宋史。奉旨住持玉清昭應宮，建乾元天聖兩觀，賜號國師。明肅太后傳大洞畢法，加號觀妙先生。還山，因得抱一蜀中所寄書，意警責姓名顯耀，暴露天機。先生對之泣數行下，弟子莫測也。天聖七年十一月坐蛻于乾元，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，汗流浹體，額有凝珠，尸解之上者。

道品

劉混康字混康，晉陵人。嘉祐五年，試經為道士。一夕，夢神人告曰：「汝欲學道，當擇名山」。嘗患世無良師，每散髮登壇，以天為宗。已而聞茅山毛宗師有道，一見授以經錄，庵居積金峰。一日，三羽士造其廬，指庵之東隅曰：「汝即此以居，抱神守中，德惠及人，當無愧古人也」。又顧其額問曰：「此無作之地，道之所尚，不可以有疵」。手為捫之，明日癩滅。元祐元年，哲宗聞其名，以高道召，住上清儲祥宮。紹聖四年，江寧府即所居潛神庵為元符觀，別三茅山宗壇與信州龍虎山、臨江軍閭皂山為經錄三山云。徽宗益大其觀，加號元符萬寧宮，賜九老仙都君玉印、玉櫺具、景震、御書畫，寶賜不一。先生累表災變，上雖加嘆而不能用其言。大觀二年再召出山，群鹿遮道，一鹿觸車而斃命，瘞之

道左。先是所蓄鶴聞召飛去，先生曰：「鶴去鹿斃，吾無還期」。四月至京，館于新作元符之別觀，夜夢天帝召，詰朝駕幸，進上所誦大洞經。十七日丁酉倏然解化，年七十二。建藏真觀於葬所，累加至葆真觀妙冲和先生，贈太中大夫，諡靜一。

道言

查淨之字清遠，金陵人。父攜入茅山，劉先生見而奇之，曰：「此子他日人天師也」。師喜躍誓不復歸，遂為入室弟子。元祐間從劉先生入朝，先生被旨住儲祥宮，以師歸主元符宮事。政和三年七月三日召門弟子曰：「吾今年四十六歲，昔先師授記以為過叨朝廷厚恩，壽當不逾於此」。遂命脩遺表，捉筆親題表後云：「陛下天縱聖哲，尊道崇德，自古帝王未有過者。然念帝王奉道與臣庶不同，一言一動上合天心，則萬方蒙恩。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慈儉為先，乃陛下之師寶，致道之津梁也。伏願陛下清心寡欲，以保聖躬；節財儉用，以固邦本；聽納忠良，以廣言路。天下幸甚！如臣下愚，固不當冒死陳詞；實念先師付託之重，嘗令臣以盡忠報國為先。當今之際，不進一言以裨聖德，則臣違天負師，抱恨泉壤矣。操筆陳情，伏增感滄。臣淨之再言」。押書畢而逝。表聞，徽宗嗟悼不已，以其表降付藏俱觀，刻石山中。

道化

徐守信，海陵人。為天慶觀傭役，服弊布衣，曳繩履或跣行，終日無所為，惟執 掃除，且誦度人經不絕口。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，病癩甚，眾厭惡，弗肯與處，斥居觀後茅廬中，守信獨事之謹。元吉已而死，丐錢為斂。葬既已，歸茅廬哭三日，出而佯狂，稍稍有異事，人皆神之，稱為神翁，始知得道於 道士也。自是四

方多來問災祥。哲宗不豫，遣香至神翁所，翁書「吉人」以進。未幾，徽宗嗣位。崇寧初，召之不肯起，強輿至東都，復不可留，乃禮歸之。即海陵為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。大觀二年召赴闕，四月十七日聞茅仙劉先生化于儲祥之別觀，乃曰：「劉先生去，我亦去矣」！即二十日庚子解去。故降詔語有云：「誠意感通，異人沓至，了然委化，不約而同」。贈太中大夫，與劉先生誥無異詞也。

道品

張繼先，漢天師三十代孫。先生九歲得其法，淵默寡言，清白皙，眉目真天人也。徽宗遣使召之，既至，秩以碧虛大夫，先生方十三歲，辭不受。崇寧四年再召，命弭解州鹽池怪事，甚神異；賜號虛靖先生。政和中大內災，命醮禳之，因奏紅羊赤馬之厄，其語秘。靖康初，虜引去出塞，朝廷再遣使與郡太守詣先生廬致召，必起之，先生行至餘杭，而色憂不怡，人莫之測。已而乃聞虜復入寇，急召入朝，至泗州天慶觀，端坐化去，年三十六，實丁未歲也。後薩道人守堅復遇先生青城山。高宗命設像於內中觀堂。所著大道歌心說傳於世。

道言

劉高尚，濱州安定人。家世為農，九歲不茹葷，後稍稍不語。問以事，則書而對，其語初若不可曉，已而驗。家人為築別室以居，久之，言皆響應，遠近以為神。徽宗三使往聘之，辭疾不奉詔，賜號高尚處士，建觀以居。其徒因以其號名之。靖康之亂，虜人見高尚，皆下馬羅拜，不敢入其里。高尚嘗有言曰：「世之人以嗜欲殺身，以貨財殺子孫，以政事殺人，以學術殺天下」。後世識者以為名言。周少隱既為之傳，又推廣其言而為之說，以為此古博

大真人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，豈世俗工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！先生農家子，未嘗讀書專師而有是言，豈神仙中之深知道者乎！蓋又與夫熊經鳥伸，吐故納新，區區積歲月之功，而欲著名於仙籍者，固有間矣。

道言

王道堅，龍虎山道士。政和間徵赴闕，館于太一宮。徽宗問以修鍊延年之術，奏曰：「清靜無為，軒黃所以致治；多欲求仙，漢武所以罔功。夫修鍊非天子事也」。時方校定道藏經，制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，同校定道經。徽宗豫知國富有厄，命道堅禳之。奏曰：「修德可以回天，禳禳之事不敢誤國」。力請還山。紹興初，高宗復遣使召。先一日，道堅鳴鼓集大眾，舉頌有「為報長安使，休尋海上山」。比使至，已化去矣。

道術

留用光，信州貴溪人。貌奇古而黔，既壯無所聞。往遊南嶽，至撫州臨川縣，路逢一道人，自言是張輔元，與用光偕行。用光行為張負，止為張炊。次長沙，張謂曰：「子事吾勤亦至矣，向吾慢子，觀子之變，子益加敬。吾今入蜀，有一篇授子，子其秘之」。遂去。啟視乃五雷書。慶元間衢州旱，郡守沈作礪夜夢黑龍蟠于城隍廟門；旦視之，乃用光醉臥也。即延命禱雨而雨。郡上其事，復禱雨于朝亦雨。用光年幾四十，未得度為道士，至是即御前賜冠服，賜號冲靖先生。寧宗為出內帑錢，撤上清宮新而大之。理宗立，復召，用光謂使者曰：「歸奏天子，治天下者，道德五千言足矣。山林野人，來將奚益」？竟解化龍虎山中。向之所遇張輔元，或謂為漢天師也。